

南冥集二

書記跋碑疏論雜著
誌

共五

~16
2357
2



和
2357
卷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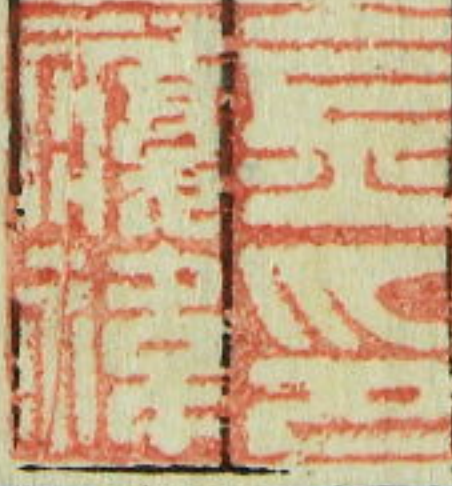


南冥先生文集卷之二

書

冬退溪書

平生景仰有同星斗于天曠世難逢長似卷中人忽蒙賜
喻勤懇撥藥弘多曾是朝暮之過也植之愚蒙寧有所斷
耶只以構取虛名厚誣一世以誤 聖明盜人之物猶謂
之盜况盜天之物乎用是跼蹐無地日俟天誅天譴果至
忽於去年冬腰脊刺痛月餘右脚輒蹇已不得齒行人列
雖欲蹈履平地上寧可得耶於是人皆知吾之所短而僕
亦不能藏吾之短於人矣堪可笑嘆第念公有燃犀之明
而植有戴盆之嘆猶無路承教於懿文之地更有昏病昧



不能視物者有在明公寧有撥雲散以開眼耶伏惟鑒察
遙借紙面詎能稍展蕉葉乎謹拜

斬一作蕪盜人之物一作竊人之財

與退溪書

百年神交直今違面從今住世應無幾矣竟作神道交
耶人間無限不好事不足介懷獨此第一含恨事也每
念先生一向宜春猶有解蘊之日尚今未焉斯亦并付
之命物者處分矣近見學者手不知洒掃之節而口談
天理計欲盜名而用以欺人反為人所中傷害及他人
豈先上世老無有以呵止之故耶如僕則所存荒廢罕
有來見者若先生則身到上面固多瞻仰十分抑規之
如何伏惟量察不宣甲子季秋十八日甲末捷仲

與全州府尹書

府尹李潤度

索居人絕茫不聞公存亡休咎幸因申子誠問公起居
則今年尹出百濟云方知迫於百口無以為地老境心
事益可想矣植亦住世斯久衰病已極昔年孤兒捐背
無以自裁買得無鹽兒來寓先人舊庄于三嘉縣且飢
且寒日不自給然累寡而憂少自我視公則猶我得矣
比舍生從笏朴悅捕逃奴於治下憑違數字真是李下
之蹊也湖俗例多攻劫甚者要險殺傷俯納所控濟送
何如茅店住在溪上竈婢時時汲取魚兒只緣無網徒
自臨淵番沫能有繭絲以資口業耶蔬糲不繼猶有肉
食之念不亦濫乎直此音書後難相續祇增忘了鄙懷

整陳一二

與李陝川書

陝川名增榮

昨以書達照下耶嘗聞羊有羶香蟻即慕之羊猶可也與羊為友者人亦咀之良可拍手僕今到陸洞送妹夫之柩洞有鄭舜卿者母死靡有餘力送死今欲返葬于陸洞故丘而無以致之於百里之外戴經惶惶目不耐涕此是無服之喪也右舜卿在我殆是行路中一喪人在公鄭生之母與先夫人再從族云公若知之必盡力相恤非我路人之比也且獨不聞為善不竟同於無善者乎公既令香徒護過豆峴又不可輸送于阿峴耶吾但達公之族而已惟公量度

答李相國原吉書

李滋慶字

幸承鉤札遠及窮巷窮蒙多般藥餌葢藥良勤雖未能醫得病痛其不寔故之意實今世所無也當日中宵殘燈明滅渾似說夢不禁依依兩年來曆留作兩年面目奚啻患余百朋伏念深山應接祇是鹿豕追誡十分慎齋益謝珍重至意不有遐心僕亦請公上竦如松毋使下接如藤用是為貺更認晚得眸眯不勝驚嘆獨恨令公瞽病之不早也伏惟令照謹謝

與清道倅書

倅乃李有慶校理近慶之兄

植啓伏聞公車宰出南疆無緣奉晤曾與原吉有舊近因善吉來訪又無緣啓好今因所聞敢稟伏惟鑒察郡

南寧先生文集卷二 三
有金佐郎大有尚有遺愛於土人人方立祠於東倉以
償其思何但晉人三月寒食於介之推乎又豈翅鄉先
生沒而可祭於社乎常恨此人不當無祀於後世於今
始有立祀者貴郡應有鄉黨自好者唱而鼓之也獨恨
鄉人何能明得善惡公私之極乎必詢於仁人君子然
後可決其取舍也固非徇於鄉族之所私以貽君子之
譏也若配以無名稱於士類若大不可也固在地主權
度其人之可祀與否而後可祀也二必咨於道主採摭
其公議然後可決也明府亟取此人碣文以探為人顛
末如或有未盡之意則亦不當以此方伯年後應未悉
此人實德如何恐不宜畧取此人碣文大槩以稟之也

鄉人已失其正濯纓先生乃此君之叔父也生有凌霜
之節死有通天之究固當先濯纓而配以此三足也三
足恢有經濟之手平生無一疵缺但生子地上死乎
地上人之駭動見聞或不浮於濯纓若準以近日士論
則乃姪優於乃叔立祀於倉中非其地也若於鄉所則
何如東倉乃三足所居之地也他日守護為可依托而
為濯纓計則不可為倉祠之名亦不可皆在地主所當
咨詢於鄉老而後可決者也近見書院監司若以私意
欲書院則恐未許也若此祠則不過為虛社一空廟而
已欲稟於道主者欲為不出於一二人私論所蔽而出
於一時公議所許以久其傳也幸聞鄉人有是議未獲

躬造以稟代以筆舌不勝僭越伏惟鑒量謹具狀上隆
慶二年九月十八日曹植拜白

荅慶安令守夫書令名瑤

時因江城人探公寒溫時自遐想而已千里莫續一番
修信為難忽今委示玉音憑審經年起居平勝慰謝慰
謝鳴鶴之祀九衢猶通可見公一念相記之勤也顧何
以堪耶老物雖幸不死精神氣膂久失其舊何可言依
舊在耶去年吾猶及公未返之日樵豎不暇未即相候
一字遽作千里未見之別過在於我矣想來歲猶有桑
梓之行只恐老物住世無朝夕矣何期係影以做一番
好懷耶唯冀公毋替所學傑步人間大道上歸與相期
於廣城地頭宗家花色場中粧有如公者幾人耶所愛
只在汗血之行中道而止也辛未仲冬念五

又

年前植亦幸聞旆到幸鄉未獲承顏今者忽蒙玉音委
及窮巷因審行候萬康慰謝無量曾拙僻陋時有山僧
到門猶復倒屣迎門况王孫見在耶植邇來眩證甚
劇燕坐一室悶然仆席者日再已作爾蚤無出頭之日
因與人絕朋公何以知悉耶况時議更重朝夕剥膚者
怨深伏萬不欲與人開口高賢宜所量照禹死之日坐
見五問却阻羊顏懷恨如丘伏惟尊照謹拜謝

與申松溪書

松溪名季
誠字子誠

八夏來蒙得再交宴語固知不自虛度一年矣尚令氣
味何如西行亦在何日耶僕荷賜依舊念七八當向本
居前達藥債細末一介呈上藥材至貴將此僅備一材
定應難劑固不可煩公為也若買得唐材來則自餘胡
椒乾薑等物吾可在此買得以補之初欲乞諸原吉而
更料則一身病痛何開於世而向人乞求官藥乎誠所
不敢如見原吉曲報寒暄且道古人官盛不欲裁書云
此去還鄉定在何日歸來須許一字相問姑翼行李萬
安謹白壬孟夏念四植

又

近闕相問不認氣味何如阻懷難道矣僕則雖幸不死
坐作亡家之物恒不如死之久矣母病猶未絕妻病促
尋血泣終宵雖欲奮身遠走而未得欲奉君侯恒切而
恒未果焉事事真堪痛也均繫至此不棲山庄已出歲
矣何人相叙何地弛懷耶件件緒思誠不可說盡矣姑
問尊履何如謹白十四植

又

邇來連獲垂問想氣味康好深慰深慰兒病為日苦久
一俟司命者處分老母前患瘡證往來未絕僕之頭病
隨日侵加一家終歲所業此外無他矣惠來紅圓子無
以為謝每逢君侯檄藥居多外病與內病俱未除去良
可嘆也思欲由八溪路旋自鳳城歸來歷叙阻懷若母

子之疾如前不已勢當直返然更謀一番會事常居海濱未有直裹之獻愧恨愧恨謹謝念五植

又

每未趨奉徒言慙慕不是空言耶不啻衰耗之故直恐修己之不良親君子之心日疎而然也公獨綢繆問訊不棄舊好愧謝愧謝昨日有以書達照下耶明月旬後更俟春暖往作數夜穩第未知公家尚無故不書來審悉康好吾行應不輟矣緒思件件思與展打為久當有面叙謹謝復生巨口一尾送上照領植

穩下有開字

又

兩歲阻違恒自懸懸亦因地遠音書并疎垂老會合能

復幾時耶曾在鳳城護承問字前月亦還海家尚未即馳候起居罪恨如何久聞公滯疾甚危益自嗚嘆有因衰病出入漸懈從令去死無幾誰與展盡惡懷耶棲到山海林木蔚合全沒屋頭十分幽趣倍却昔持公不能扶病遠行共作碧山閑夢此懷如何如何

與吳御史書

御史名健

近得番簡自甫夫子修尾至認仕履康好又聞卜得小室應為久留計也老夫閱人非不多矣獨於先生勉以出處之義者嘗見君喫飯不從脊背從肚裏下也時事覩覩愚婦猶知之先生本不見高方在局中所見已昧名士日造猶不知邁邁走避年少談理奄然當之若為

南寧先生文集卷二 七
宗匠然者名既忽重人皆保之逃無所往如追放豚象
皆逐之畢竟置身於何地耶性與天道孔門所罕言和
靜有說程先生止以莫要輕說君不察時士耶乎不知
洒掃之節而口談天上之理夷考其行則反不如無知
之人此必有人譴無起矣當此時果儼然冒居賢者之
位以作虛偽之首耶雖以考亭之賢猶不免乞斬之說
况我徧邦人心極巧前日寒暄孝直皆不足於先見之
明况我與君輩乎於此而雖使佯狂自污恐難免也易
曰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主人雖或有言孰與坐
而待之者乎且內間之事君亦不能知當日入對猶恨
所奏冗而不畧也又未嘗與士子假以辭色但對恒之

聞其所論心甚不服不肯俯首及醉引臂握手曰此臂
敦篤汝何不為汝之牛角并逢此赧赧之事乎汝為上
賊吾為副賊此然豈比穿窬之類耶忽縛帶引滿曰賊
必善逃兩賊恐有先逃者也雜以豁豁長喙不肯入繩
律之內固欲混混處世無異於杯酒間人也指我為言
貌之慢者乃此牛角之戲也其曰周公之過者果真語
耶酒未大醉恨未得大讎而出士子之見如此蓋亦緊
想其人矣僕平生不執他技只自觀書而已口欲談理
豈下於衆人乎猶不肯屑有辭焉君每不察雖然一朝
禍叢恐難道也朋友相及以善吾今分先生以禍遂是
所分之不善矣無緣面討祇增慨慨伏惟鑑察曾勸以

退一小縣而止於今非也君已做重名作縣民必思之
更買一格長價其退益進皆在量義如何丙臘初十寅

與子強子精書

子精鄭

前月獲承子強修復想邇來仕履平康未認子精起居
何如且作何官耶只增黷懷僕則荷賜不死來月初一
日發遂故棲但晉山有淫婦獄大起設之者在中道而
發時指我為據者為淫婦之夫河宗岳其先妻乃吾亡
兄之女也門戶相連而舉我為辭新監司之來已放出
矣罪人三四輩因係死而復生其為怨毒宜無所不至
潛懷亮計必欲射殺云非但丙丁而已一日禍起將及
合族遇害安知天作之禍遽發於人事之外乎之海則

一家喪哭之山則一室抱閔身瀕於死雖欲自反而無
地唯自待天而已十年之前曾對剛而李積憤說淫婦
之事曰公為一室之人何不縛取行媒婢子救之於江
予剛而默然不肯荅破僕心甚不滿及後聞之則已受
河宗岳漢江邊畚地及畚守奴數口於淫婦今之事散
也極力伸救於監司及推官曰此事曾聞於南冥南冥
乃聽之誤也一家之事吾自親見孰與耳聞者乎吾雖
不能討賊豈黨惡者乎其言如此故罪人全指我釋憾
是剛而置我於族滅之地也其通書於我也曰人言騰
播已久必先殺其婢與其夫將此意已通于監司推官
云其實不然崔見叔崔應龍字訪我問之則全無是言

云極力伸解之朴監司將欲盡放而在中道改牒曰有
識者之言亦未出於正更推十年前婢子剛而於是知
不能掩蓋忽致書於我曰燈下不明知之太晚無面目
進見於左右又首其不明之罪於朴監司追及京中又
謝於推官曰吾初為人所瞞公等為我所瞞云猶且委
馳人於礪城尉極陳其曖昧都尉與吉元情分自童穉
深篤到粵即欲放去副而復相對終日無所不救用是
即解放副而於此三次反覆初曰昧昧中曰果然終曰
虛事此果談聖賢書嘗說敬義者事乎曾誦良久尹椿年字
後事公舉李探更隔友人於禍中受賂於淫婦背棄亡
友義所當絕也吾已謝絕愈意如何患難吉慶朋友在

所相知者敢及之曾聞士論方明而公道黯黯乃至此
極尚可以仕乎尹子固去秋訪我言及此事聊陳之公
等雖欲舒禍已無下手地矣奈何奈何十月二十七日

先生嘗作序又
碑銘集中削去

又

昨日忽承山陰所傳兩公信書認子精仕况平勝子強
尚帶沉痾且慰且慮醫司所在治療必備而猶未得瘥
者何耶所寄臘劑新曆皆到深謝深謝且認兩公俱有
難處之意亦堪嗟咄只恐其見晚也身為侍從受 恩
斯多於是無可去之理矣若乞退外補則猶之可也僕
之賄證隨日轉加此必餘生歸宿地也一紙數行語亦

南真先生文集卷二
是永訣辭也曾多罪戾將加重譴而忽忝爵秩公等居
論思之地非不知時議所發萬無愛惜之意亦非不知
七十從仕之計而猶為此舉果何意耶由吾所料則都
不曉得也伏惟僉照庚仲春十五日從仕之計
恐有誤字

又

前月念時得子強十月書自湖南來昨日伏承兩公書
自山陰傳出在前年十一月也併蒙寄來日曆備諸兩
候任履稟好此是千里第一喜事僕亦不死病痛隨歲
轉苦無望日復一日曾見朝報認子強多所建明國之
大事不過兵食通租通卒方通積百年咽塞如公可謂
不負所學矣獨恨此事不出於廟筭而出於六品言官

宰相尸位更不足問也且聞子精求外不得出可見持
身有度不為朋儕所棄直可喜也但居內居外皆似竊
祿仕進之難寧有如今之時者乎老夫朝夕就木豈宜
掛著一毫以佐憂惱耶云云新正月初五無望下
有闕文

荅成聽松書

金玉其音已逾兩紀矧於顏面耶直今相休無路展破
期於泉下是謂何期耶時因此人粗探起居尚康猶是
相須第一義也植雖云依舊齒髮脫盡面目已變按作
他樣人不是依舊况丈人耶適見沙彌有邁公居者情
不能裁徒增舊抱篋藏乾柿一瓣聊以寄信伏惟尊照
謹拜問壬季春晦

又
是歲十一月邑人宋瑛傳公八月王札並與諸公所詠
二十年前不通消息於今始達摠是蒲掬明珠受賜無
量每聞大夫人康寧旋祝萬壽植亦尚保性命霜雪蒲
頂盜取盛名以累尊公之雅非但自誣而已益自罪愧
更歎健叔之藏修不露曾未見保於人而愚獨自銜於
世厚誣君子吾無以見此人矣所索四言詩和上嘗以
哦詩非但玩物喪志之尤物玩植每增無限驕傲之罪
用是廢閣諷詠近出數十載今幸蒙有遠命雖分肝肺
在所不惜矧此片紙隻字乎只恨公不以自詠見及若
以辭拙為嫌則公不是矧於工詩者也此後消息莫如

霄漢只增挑出相忘舊懷誠不堪自裁今此賫書歸者
其名元右釋曾自沙彌出家宋尚書獻叔名之曰右釋
者乃謂前則釋也稍可與傳信者借寄千里面目壬子
十一月日

又

白髮相望漢如霄漢豈意金玉飛到天邊耶忙手開緘
驚定始慰番死故人世慮及盡各保殘軀方是好事更
有何冀耶只見公猶不廢文翰間事遠徵詩詞深慰福
人前面地頭猶未艾也如僕則猶少丈人於數年齒牙
落盡飲食無幾已似繭蚕非但無意於文墨交遊亦息
雖欲強報所索正似等漏未以成聲罪負實多示換奴

曾已適去前呈荒篇未足掛者高眼何用再寫耶重達
千里重眷改書送上他冀相期於泉下姑望攝履萬福
謹拜復乙卯春

與盧公信書

頃因陳君聞君猶在天嶺嶺海相隔不啻天淵豈意書
問弄及不遺老醜耶珠玉無足而至者誠在人也兩封
玉音無足而尚到五百里外庸非誠所致耶僕罪積愈
大數月來期功化者四人身亦在世能幾時耶方且寓
居人家日復生梗思欲投骨於先人舊土以與鄉里執
要相隨從前五十年日月盡沒於官從今日任為吾
有第恐資身無策未易遂意想君年富力強已應行到

十層地位恨未得開討半日君不見撐上水船乎放寸
則退下十丈更須勗勵毋負老友於他日不勝幸甚伯
益景胤教君安在耶每到本居難於挂三還不席暖獨
此一事學孔聖真堪惜也歲後出向奕妹食必赴試何
違於訪姑此不宣

與江原監司書

神交之日固久令公不迴南轅老夫已向北冥生並一
世長似隔世寧論黃卷中人耶今有門生柳宗智好學
不倦更欲密曾名山探向楓岳所謂傳燈以燈亦堪長
想永思者也三人行其一乃吉元之姪子其一乃其從
兄彌月遠適宜有在陳之虞幸蒙得番濟耶春爾幽懷

聊付紙面不備

與吳子強書

子修之西人聞不續無因修奉信字獨公不有遊心曾見修書認猶帶沉病遙自嘆惜者久今復委寄玉音更想邇來宿疴沉綿何緣得一大醫使我君子強健如飛庶幾好我於十里桑間耶進退之際當不可猛而有迹公所料宜也獨傍觀者不有醫病招招舟子應響利涉不待風波耶熟者時尚痼成麟植驢鄴渾世皆然已惡於惑世誣民雖有大賢已不可救矣此實斯文宗匠者專至上達不究下學以成難救之習曾與之往復論難而不肯回頭公令不可不知此弊之難救矣僕之衰謝

隨日轉劇於今已不待隨意動作往拜先人祀事他事可占矣似聞方有 召命宣賜食物抑何因耶自上 有教耶或有稟之者耶老夫抵死欺人上誣 君上到此何以瞑目於泉下耶未化之日猶不禁一線思想時因南鴈毋惜一字一字相通能復幾耶當時旅館黯然消魂却立背面馬首翩翩他日訣去壤中高卧青山應不知此懷矣不備

答吳子強稟景餘書

乘名紳三

今日河生天瑞來以兩公信書傳付憑悉同床卧起講討備盡其樂如何磨琢日加豈是兩玉相攻耶曾得子強教書皆即修復第恐千里寄信或時多滯未認得照

南冥先生文集二 十四
耶吾於景餘則勸之進子強則挽而退祿仕與行道固
有異也但吾擬子強母亦望之太重耶兩君共榻裁義
必明伏惟僉量植去春數月卧病今復時熱恒小褥一
朝奄忽面目何期耶憶遠難裁

與成大谷書

音書兩絕已出五六載公與我已作隔世人耶路上人
耶言之可謂嗚咽去年僧有八俗離者修奉寒溫未委
已得達否也各在桑榆棄謝已極轉作他樣面目獨有
一線蚕丝猶復斷續而已只問如今別無身上疾恙否
家內憂樂亦如何僕亦賜惠札遣音容頓改不可言依
舊在也曾聞仲工之逝今生又值妹元之去吾輩此行

只有先後未死之日寧得禁懷也唯有吾兩人在長作
別緒之矢直是卷中人也如何如何明年如幸不死哭
婦兄於宿草因作道清法與公訣別齋計亦宿而猶難
保也謹白

又

去年李永同仲宣見過馮修尺字得照耶昧昧思之聲
息昧昧從今住世已作隔世人言念及此此懷如何僕
長帶眩疾日不自安垂死之日誤世滋甚曾有爵命公
所身嘗者也衰病已極誣人多方祇自赧赧而不敢進
者也何心直為時宰之得失而為吾行止也有人傳我
罵原言不當而吾不肯進云公之難進亦猶我之難進

南冥先生文集二 十五
果為相君而去就耶除官未數月雖使僕有誚無人言
及於忠師之理正是調校尉未十日者也自是平日持
行無狀以致今日之謗益服公律身如玉人莫敢間焉
尤羨公曾得疾疾耳無所聞而機關深閉也此事何足
聞及於公也索居深谷無與開吐聊因筆舌代與相露
今去數君嘗從吾遊者常欲奉謁於案下今方委進因
入俗離亦代以老顏送去聊於緒言為望此後消息定
應漠漠猶自相續者幢幢意者天其憫我不絕一線心
路耶

又

垂死之日非朝則夕寧知千里信書彌月再到耶今有

李仲宣者乃翩翩間世之佳才也能傳公我將絕之懷
斯亦闕數耶想得邇來起居依舊僕亦猶帶舊樣兩老
好消息此外何加焉新人不如舊人於今益信非但思
公益深垂死之日每憶薰染之賜更無一寸有望於他
人直令歸化之日可謂無相負矣死者有知何虞今日
之相礙耶僕薑桂之性到老猶辛外來之言雖或百車
每付之一寒笑雖至於斷頭萬不顧惜况不至於斷頭
乎但持行無似以致罪責自我視公公到百年何嘗有
一人非公者乎公猶不曾一致誠責者抑何歟至與云
云者相失夫豈有私論之陰譎也舉朝角立黑白昭昭
而交手權門威制上下轉黑為白雖古權奸後以加此

所謂道學宗師者果如此乎非公何敢及此時議若此
何以瞑目於地下乎旋復拍手拍手乾海蓬送上沉水
爰烹作膾然此豈合於老齒耶

又

前月中幸獲公初夏書想氣况依舊慰何加焉此境所
喜所望只惟無疾恙一事萬無所念聞緘未得見永訣
字雖知此是訣語而掩抑噓唏無以自裁僕亦裹謝轉
劇駭證彌急宴坐一室悶然仆地者多何期日復一日
更聞一字寒暄耶持身無似以致譴責由已所召萬無
所怨每服明公行年七十人莫敢間以片言豈無所修
之道而然耶如僕者非但行缺如霜蕉更致明公邀念

深痛曾是自誤而復累朋友將無以奉對泉下矣今見
李仲宣以其對公之眼而又復對我一似傳燈以燈備
諸公容貌與飲食起居殆若相討然因燈下對客書不
吐情又復臨書忘言明日獨坐此懷如麻抽雨奈何想
公亦如我懷何能寫盡耶

又

去年見鄭君仁弘所傳書厥後聞無聞焉近因張都事
見訪語及公康寧事毒死寒暄一日可敵十年矣兩老
猶為造物所貸保得殘齒然僕則眩證轉劇或時况然
仆地食不知味啗不數合定應先公隨化矣禿情正似
無情菜旋截旋生無時斷了亦應瞑目乃已矣方聞

國有大恤雖有賢主佐無良弼吾儕幸迨殘涯目見新
化固難矣

又

自春徂夏探問沙彌僧有往俗離者以寄音書竟未得
焉前月張僉使弼武到我寄與封書與五味子因太久
以傳未知得達否也明月思向金海欲成孫兒醮事復
欲更通於東萊為計且見公家有賢姪主盡死生有托
視吾黃口賤兒身死之日漂泊東西果如何耶令聞良
姪又捷馬科亦護門戶有餘地矣番死相知有何人也
只寄空書千里之外生死永隔寧復更通一字於此後
耶不是目擊忘言臨書噫噫欲寫不得返而求之亦不

得吾心矣因擲筆捫海到此寒暄只是兩箇安否字他
無所問

又

不審如今氣力如何去臘因俊民得承玉音日認好保
類齡如得五貝僕雖生寄滋得口舌殆若難保餘喘垂
死之年合宜萬事都休冥冥就木為緣帷薄之禍尚聯
弊族名出供狀上下朝議者不一深服公無一點疵缺
上得玉面良自慨惜太蘊太容兩候安否此後魚鴈相
稀更通一字亦無路矣更念吾輩食年六十各保無恙
寧復有不滿之意而樊於相戀猶如此不已耶

樊恐作誓

又荅子強書

去春在山蒙寄惠字粗審起居平康今見子精更承垂
翰備諸仕履無患深慰深慰僕亦依保宿樣近住海家
再修信字得達耶子修之證沉綿不已猶復地遠未得
續聞增減徒日憂嘆而已去春探向安陰計道出所卜
溪前更認為地不佳不足棲住上下人絕無一畝未耕
地尤不可謀居請輟前計何如似聞公杖節欲來果爾
則為面有日企企又聞假直銀臺定應不免真也此正
喫飯相似節食飫飽非關別人公必喫緊深省矣他俟
面悉謹拜復丙孟秋十五植月晦息還山

荅仲輔等書

姜翼字

植雖今生寄恒負重九日俟明哥朝夕剝床常欲裸身

逃走而從再過了如僉公自在平地上寧不坦坦然耶
罔上之罪正自我出雖使諸公濟出力亦無所施矣

荅仁伯書

金孝元字

去年住節窮山如承拱壁無以藉當常意索漢冥冥無
路更聞豈料至音丁寧如在腹中相語方知老夫朝夕
入地猶未斷了人間事也每念今之學者全與古人不
同宋時羣賢講明備盡水不漏後之學者只在用力
之緩猛而已寧有一毫不分門路誤陞階榜事乎老夫
不任自家曷敢及人耶第承深眷家寒無以相寄方可
羞也想公資器溫良非但一介好人極掃應對幼雜習
慣事也已向六分路頭於今直把大學看傍探性理大

全一二年常常出入大學一家雖使之燕之楚畢竟故
宿本家作聖作賢都不出此家內矣晦菴平生得力盡
在此書豈欺後人耶如令時俗汙毀已甚要須壁立千
仞頭分支解不為時俗所移然後方可做成吉人

奉謝金進士肅夫

金字
顯字

昨日海家奴到認君將入海令又遠承情款仍審萱闈
平善慰謝兩盡老夫庸何報君清藻耶珍重相信乃能
如此所謂家寶黃梁不慕瓊璋者也漢唐諸儒粗有道
德之行而未講道德之學癩洛諸賢以後著述輯解階
榜路脉昭如日星初學小生開卷洞見雖明師提耳萬
不能畧加於前賢指南豈止如孟氏之時求而有餘師

者乎但學者求之不誠耳老夫雖嘗粗知所向而不能
體悉前賢所傳之語庸庸到此此是吾不誠之故也君
既聊涉四子之書而猶有所疑焉恐誠不篤也老夫
雖或有一分相長之力能加絲髮於周程立言乎其中
有語錄易經難解處吾亦不強求盡其閑語且如穿
井初間汙濁掘盡澄澈然後銀花子歷歷請勿欲一跳
盡得累以歲月日有所得然後見與老夫切磋幸甚且
來月欲往見羅州姊氏姊氏欲於來秋還京請與近日
相見故也雖使見枉頗不從容請加數月之功冬間投
我聊經一旬非我有得於君則君或有取於我矣山中
詞亦未穩君只以長老期我何可作為浮詞耶且稱孫

稱祖不當古人不如是也捷仲牝草

又

蒙伯氏多般惠遺只是君所囑也可堪終歲口業曷之
為謝耶僕亦通來稍知食味容保日月明明出向東萊
拜瑩歸來僕之望君奚啻顏回為誓耶顧以朋友之義
相契而已寧有靳情於是耶五倫之義全籍朋友而成
世人了不為念者久矣道義相磨非君而誰每窺君廉
靜若水少誠篤密察之意老夫常恐未易長進請痛加
誠篤之功以其所就分與老夫與人為善君子之第一
好事若蓄室之計亦在十分思量君實清貧俟出身謀
取有舊業者并資生計是矣方志於學而急急先圖衣

食之此豈啻他岐之感耶昭烈囑孔明曰嗣子不可君
可自取舉一國相與猶視弊屣况此虫魚之卷兒耶君
若以此為纖芥於老夫則豈非待我之薄耶

又

新年合宜日新又新而隨歲益退寧不愧於日新者乎
示以彌郤豈非相勉之意耶

又

到底寒士兩手如磬君烏有所得及我耶惠來搯面五
味亦可感也

又與肅夫書

認君向學深切是謂吾得李膺為壻者也海家篋中有

青衿近思錄小帙須取而熟思之恨未得對與數月琢磨相益君或不利秋圍應得身閑自在便宜匹馬來尋以作一月嘉客非我有得則君必有助矣

又

頃日雖作數夜穩席雜以諧笑都不破精君遽取以為規是謂善惡皆是為師者耶善取於人君則有之矣只見吾君所惠不啻十寒質幹不立而制行無材精於講究而劣於致用短於殺活手最是急急備辦事也嘗見尺度人家皆有之非但人家愚夫愚婦皆有之錙銖分寸亦甚明白而用是有裁九章服者有不能制一尺之巾者自度君之尺度能若初操物耶君所知也不宣

又

吾聞高山解約文移到此府上聽已回新罷兩宗賊髡已斃淫祠亦焚不似方初叫叩閭閻之日合宜改圖亦不害義但在敬夫則猶有所獨裁之義僕尚保宿狀耳

又

想君虛到空返安知百年事業實到空返不類今行者耶老身猶不得依舊極極長道作為千里旅人平生行止堪可笑嘆老而無述已是為賊令復身作名賊百計求道而不得正是盜天之名而天不使逃也去月二十七日之故除拜尚瑞院判官復有旨政院吏賚來

賜以內藥令監司付食物報送云來十八戒行欲發

又

曾見 詔使來不堪羞恨欺人終至於罔上固可自處
賢者之地醜然呈身益重盜名之罪乎已呈身病所志
全身偷名又可自比於前賢之列乎此中又有所難言
者未敢一一

又

落鴈南飛盡遊人猶未歸功名不入手飢風蕭中衣良
可笑嘆試奇猶未的聞萬若得中插花拜親之後即拔
去定不可插頭呵喝出入親戚之家以取有識者譏誚
大可

答權學官應仁書

當日目擊忘言豈意今復執毫忘書耶此箇懷想公可
想矣元戎更寄手字隨以貺遺曷敢攸謝耶命驗所示
太長老而不死寧免一賊乎從前盜名不細曾在國門
之賊安知此後更作造化之賊乎曾有詩曰白手歸來
何物食銀河十里喫猶餘從今更喫十年則又作山水
賊矣俱可拍手拍手恨不對公一場笑破通客到草草
謹復

與柳海龍書

曾蒙枉訪續之以玉音良謝君之為文豈類俳優也但
文理不續語不成辭人且吹余謂龔者之咸韶請取真

寶文後集一二年業之要棄其胎以授其骨母使老夫
作為羊公之見而使君作為羊公之鶴也且君之為人
政類耽羅山馬駒不加羈勒何以成德驥也江表有柳
君明仲者為人謹厚請君往從之何如

示松坡子

古今學者窮易甚難此不會熟四書故也學者須精熟
四書真積力久則可以知道之上達而窮易庶不難矣
蓋精而未熟則不可以知道熟而未精則亦不可以知
道精與熟俱至然後可以透見骨子了但大學群經之
綱統須讀大學融會貫通則看他書便易且敬者聖學
之成始成終者自初學以至聖賢皆以主敬為進道之

方學而欠主敬工夫則其為學偽矣孟子曰學問之道
無他其放心而已此是主敬工夫古者群聖賢之書
雖多而於此一言至矣盡矣學者苟能收斂此心久而
不失則群邪自息而萬理自通矣此非我妄言乃聖賢
之遺訓而每於學者以是告焉世之學者其於四書厭
其尋常讀之無異俗儒記誦章句之習而求者喜於聞
見之書好著枉功此所謂索隱行恠者不啻不知道體
而已終不能覬覦其門戶矣朱子曰平生精力盡在大
學程子曰語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學者博文
之工夫當如是矣夫

記

杏壇記

壇之時古也由臧大夫文仲名也在國城之東而近闕里之地也孔子遊於緇帷之林以休乎壇之上而風焉講群弟學子游子夏季路侍顧謂顏淵曰若知壇之名乎曰未也曰知作之所由始乎曰未也曰小子識之此乃臧文仲所築之壇而會盟諸夏之地也名之以杏壇者由此時來也睹物思人得無感乎因命琴而操曰暑往寒來春復秋回趨而進再拜而為之記曰臧文仲魯之賢大夫也會氏天王之宗國也吾未知當時盟諸夏者果何事耶以為得賢人之助率西伯之職則柳下惠之賢而不與之立也以為明禮義之教行桓文之事則

藏蔡於家犯人臣之禮苟時不用則已如有用我者居宗氏之國當宗周之微志行之士捨王室何以哉不然則主盟於壇墀之上俯仰於綴著之間者庸非仗周公之威而欺諸侯之人乎載牲於地束書於上血諸侯之口者非殆於強凌衆暴以利其身乎噫文仲之蒞盟斯壇者當王室未毀之前而不能救夫子之興感斯壇者當王室既亂之後而欲正之則時之幸不幸世之治不治天也文仲刑馬于是矢兵于是威與國之衆而不能回東周之轅弛諸戎之猾夫子講道於是倡義於是明天理之正而人知王室之不可陵中國之異於夷狄則講兵於是壇者臧大夫也而不過為一邦之大夫反有

愧於葵丘之盟講道於是壇者吾夫子也而不失為天下之聖人豈非有功於西伯之業乎從事於一壇之上而義利之不相侔者霄壤之分矣後之行義之士宜何所法焉其以臧氏之法乎夫子之學乎吾以為寧斯壇者臧大夫也名斯壇者臧大夫也而後之稱者必不曰臧氏之壇而曰孔氏之壇也夫子之歎也非文仲之思也悼文仲之無佐世之才也感日月之邁非歎其逝也憂道之不行而憫歲月之不留也况有壇墠焉則後來之登斯壇者其亦有知夫子之歎者乎有樹木焉則後來之思世臣者其亦有記喬木之舊者乎季路起而歌曰壇之町町君子之居穢之野兮言道之微誰將西歸

懷之好音夫子曰諾王其年月日門弟顏回記

陋巷記

夫子自衛反魯居鄒數月蘧蘧然形未嘗開也神未嘗釋也顧謂門人曰吾道東矣吾何之乎命駕而往過故顏回之巷車三反而不能下拊轅而為之歌曰穢之墟兮荒之陬箕斗墮兮天不收於是曾參跪而進曰蘭木雖湛易以匹馬所貴者在也元龜雖死配以宗祧所神者存也雖回之去猶道之在不死者存何死之憂乎子曰諾小子記之退而為之記曰顏氏之道極於物初冥於化始天地之大無以為量日月之光無以為明也樂以天也憂以天也然而側居僻陋蓬蒿生其廬蠅蚋在

其戶娘位乎其中七旬而九食蛙龜之與曹樵蘇之與
居身不離涖蹄之間而名不餒宇宙之外德不下禹稷
之後而化不出齊魯之間其亦天不畀其土不與其位
者然乎曰非也天子以天下為土而顏子以萬古為土
陋巷非其土也天子以萬乘為位而顏子以道德為位
曲肱非其位也其為土不亦廣乎其為位不亦大乎噫
道之顯晦時之治亂係焉虞舜陶子河傳說筭于巖河
濱與巖下陋巷之不如而身不失天下之主亦不失天
下之臣亦不失天下之顯名者天也使虞舜不離河濱
則為陋巷之顏回使傳說不出巖下則為簞食之顏回
矣時之幸不幸天亦無如之何矣抽琴而為之操口

巷之不羨何渠之下巷無人考其東我馬門人曾參
記

永慕堂記

頭流千疊萬壑爭流匯為普川者乃晉陽之樓閣地也
奔放東南吞吐曠野數十里許者乃嘉坊之冠蓋里也
里口黥潭鏡開蒼山骨露額有甲第崢嶸揭扁為挹碧
者乃故進士李丈之舊宅也門外面陽方數丈地於奧
宜於曠得進士公嘗欲營小堂而未果吾姊夫李君公
亮進士公之曾也乃肯構焉小窓玲瓏水月相涵真箇
卧遊地也李君名斯堂曰永慕吁可想矣故宅故樹猶
存而先人不在故山故水依然而先人亡焉坐於斯卧

於斯歌於斯舞於斯兄弟於斯朋友於斯寧可有時而
忘先人耶檇竹千竿山立玉色者先人之手自封植者
也澄江一帶風綾靜霓者先人之對案忘味者也月牙
高撐白雲螺髻者乃先人之私藏也龜洞彌漫綠野烟
沉者乃兄弟之公物也子孫兢兢稍知禮義之方者非
先人之遺教乎衣食繩繩有賴於飢寒之日者非先人
之遺澤乎而况家兒稱慶有燕喜高堂之樂群分修躬
無累及先人之患何莫非德公之居安遺愛而令子之
終身永慕者乎吾兄素不喜崖異之行口未嘗談人之
惡心無有害物之萌其愛人好善踈宥不捨有古人之
風結髮為文每捷東堂竟北南宮所與遊者皆名流猶

不肯一向朱門求己家在王城身獨柔鄉者為永慕故
也晚年沉冥逃世藏身於中聖賢之間有時傾倒玉山
叱咤雷霆視天下萬物如風雲醞雞傍人或不能窺其
際也若是則世已忘矣身已忘矣猶有不忘者存豈非
爺孃之念獨不能懸解於方寸之間而索居孔堂羹墻
之見益深於處獨之時耶嘗有五箇男子俱是汗血之
駒不幸早世上慕椿萱下念蘭蓀五內如焚百爾無從
寧不掉臂一世遽投身於無懷之域而終不得無懷也
歟猶有兩兒俊民再登第重作握蘭學士獻民中生負
乙頸兩兒皆已抱子抱孫不是孩提物也猶時大被抱
針煦嘔撫摩如襁褓兒可見慕慈之恩流合於一家父

思其親子依其父父以之肥子以之肥家以之肥其視
江上下冥鴻釣月十玩家者為如何耶辛酉重光赤奮
若方丈老子南冥曹植記

跋

寒暄堂畫屏跋

善藏者藏於天太虛者天之實也虛而藏用故其藏也
無藏物無所遁而人莫與爭大而天下小而一介以力
控之則喪以智籠之則失必也物各付物藏之於自然
而後責付於天矣今觀寒暄先生家藏古畫轉後飄泊
主不得為有者近百年矣於今復得為主人之藏焉數
紙遺墨非有人物典守鬼神呵護鼠不得破蠹不得盡

風不得毀雨不得朽趣色涵英亮如昨日粧成十幅短
屏蒼檜老松碧樹青楊古木叢篁琴鶴牛羊垂綸翫月
雲山草屋百里長河千尺懸瀑光陰何代息偃為孰想
像先生對眼卧遊寓目興思做得甚樣襟懷耶舒卷萬
念嘯咏佻佻颯颯精爽依稀留在於畫圖中彷彿猶見
於羹牆間其人已去欲聞噫歎而不可得焉為子孫者
桑梓猶敬况此神會之地如見其面目者乎後生之欲
見先生而不得者亦於此焉興懷畫出安堅堅有傳神
法為東國吳道子指與物化不以心稽描出自然之真
幻成生香活毛初付之以物而已及先生之不幸也籍
其家家業蕩盡靡有敝帚獨此一物藏於圖畫署於是

而藏之以無藏非吾之有也又不知在何年代飄出民
家莫知所之復歸於無藏之地矣去歲庚午 主上偶
於召對問金宥弼遺跡可得見乎承宣李忠綽登對臣
見一民家有金某家藏畫屨帖云先生之孫草溪守立
為探於忠綽忠綽曰曾見於縣監吳彥毅家彥毅之孫
學諭湮初得於其聘家訖元輔之門改粧新絹以與金
草溪皆非人力所及 主上之問初散於自然之偶他
人之傳曾出於自然之幸家孫之得終歸於自然之會
是知付之以理之自然者實而無跡聽之以物之自化
者虛而有待無藏也故有藏無意也故善藏可見其藏
於天而物莫能遁人莫能棄也請主人勿以為家藏而

藏於先生書院其庶幾善藏者乎若以金緘而世守之
未必不為整藏之舟矣金草溪年近八十為訪我於頭
流請記巔末辭不獲焉以識隆慶五年辛未重光協洽
玄黓涖灘十一日南冥曹植

書圭菴所贈大學冊衣下

圭菴宋
構書號

余初受氣甚薄又無師友之規唯以傲物為高非但於
人有所傲於世亦有所傲其見富貴貨利蔑如草泥僕
忽矯舉浩嘯攘臂常有遺世之象焉斯豈敦厚周信
朴實底氣乎日趨於小人之域而不自知也弱冠而中
文科漢城試並中司馬試覆試春官俱黜於有司以為
科目初未足為丈夫拔身之地况此小科乎遂輟司馬

舉只就東堂三居一等或進或黜年已三十餘矣又慮為文不中程式更求平易簡實之書觀之始取性理大全讀之一日閱至許氏之說有曰出則有為處則有守大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為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為輒竦然自省愧縮自喪深嘆所學之無類幾枉了一世初不知人倫日用事皆自本分中來也遂厭科舉之學亦復廢輟專意學問漸就本地家鄉八馬政如弱喪而不知歸一朝忽見慈母之顏不知手足之蹈舞友人原吉見而喜之以心經授焉眉叟以是書與之當此時有若夕死而無憾焉者噫人之受氣有萬不同或得八九分來六七分來或得三四分來其得八九分六七分而不學者雖有一二三四分誤處猶為白六之黑不失為君子若三四分來雖或有三四分善處猶為黑中之白畢竟為六七分惡人若余者僅得三四分來加以氣質之病異於他人當日得志不啻誤身應亦誤國雖至末老有悔能有贖乎於今思之不覺舌出雖遇庸人若若勝己者然更欲傲物不可得也由前則為小人由後則為聞道之人轉移一寸之機認於千里實由於微富貴一念有以啓出寡欲一線路來也方知為善為惡皆必有基本如今日下種明日便生也人多以困窮為憫於余則困是為通屢屈科第困求亨而尋得路向這邊去見得本地風光聞得父兄聲咳飢而食憂而樂吾窮

不學者雖有一二三四分誤處猶為白六之黑不失為君子若三四分來雖或有三四分善處猶為黑中之白畢竟為六七分惡人若余者僅得三四分來加以氣質之病異於他人當日得志不啻誤身應亦誤國雖至末老有悔能有贖乎於今思之不覺舌出雖遇庸人若若勝己者然更欲傲物不可得也由前則為小人由後則為聞道之人轉移一寸之機認於千里實由於微富貴一念有以啓出寡欲一線路來也方知為善為惡皆必有基本如今日下種明日便生也人多以困窮為憫於余則困是為通屢屈科第困求亨而尋得路向這邊去見得本地風光聞得父兄聲咳飢而食憂而樂吾窮

有可以搜做世人之通乎吾不搜也但恐脚力痿退有不能勇往力行焉已善反之具都在是書吾友以是勗之與人為善之意奚啻斷金耶若力之緩猛則在吾而已當不以黃卷視之可也嘉靖壬辰南冥曹植識

題李君所贈心經後

吾友李君霖仲望仁悌人也其為內也米壺其為外也玉色口未嘗有訛言疾遽之言心未嘗有忤逆肢害之前貪於古而悅乎朋望之者悲消愈釋知其為忠信人也斯人詎能一一致察流自涵養中然乎蓋其天性然也所稟於天者已得六七分加以學問鷺之白鳥之黔日不能黑雨不能浴雖欲自污寧可得耶嘗以謂天

下無棄材推是心不以余無似而棄之以心經一篇寄之與人為善之義庸可量哉人無是心雖使言滿天下不過為猩猩生而死矣張張然遭大喪而不知哀寧不為一世痛哭流涕也哉非但遭喪而不知毀反指服喪為異物又從戮辱之是書也正似白晝大市中平天冠也非但無人買之或加諸頭上則以僭誅矣用是人惡此書視之為殺身之具不啻平天冠也萬古如長夜人倫為禽獸只應默默送了一世而已惜乎仲望無嗣篤學拳拳之像無以記之於義塲間余亦幸以兕觥澤相益之義無以遺之於黃卷中是書也不過為他日惡少窳壁塗土已俱可嘆也

書李君原吉所贈心經後

友人廣陵李原吉以是書遺之其自言曰吾雖不善而與人為善之意則誠不淺也推是心也分國錙銖庸細事矣予初得之悚然惕然如負丘山常自警言云庸信庸謹閑邪存誠岳立淵冲燁燁春榮雖寫揭壁中而心常楚越者多矣心喪而肉行非禽獸而何然則非負李君所負是書非負是書即負吾心哀莫大於心死求不死之藥惟食為急是書者其惟不死之藥乎必食而知其味好而知其樂可久可安朝夕日用而不自已也努力無怠希顏在是嘉靖辛卯十月日夏城曹捷仲書

題成中慮所贈東國史略後

嘉靖壬辰余自漢京徹家屬永歸于金海舊在執仇成君中慮遺是遠別以為荒陬稽古之資慮君貧清如水嘗斷我以金而無瓦可合分我半錢若將浼馬錫余石朋非所意也余用朱墨點抹置之山海之野索居林下山鳥為客蒼蠅與吊時時披閱默坐馳懷長想有既耶

墓誌

進士金公宜人安氏雙墓誌銘

園繭有絲丘園之賁金君錫良穀耻而家食素履之往也字翼卿中丙子年進士雲有祖曰埜實文閣直學士嚴有君曰後孫慶士公知名一世刺字不墨憂居三年足不及門縉紳交口不顧仕也不幸食年四十七而終

惜也夫人安氏縣令恒之女豐節任恤享年七十一有
子女子曰光濟用監直長娶直提學李若海之女有子
承福衍福益福女適進士安彥鎔為顯陵叅奉光為昌
樂雲師以余為提學之友也來乞銘銘曰滄海遺珠大
醫無藥碩人其俱公不錫爵家有孟光子惟當谷蘭孫
種之藍田之玉

中訓大夫侍講院輔德贈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
旨趙公墓銘并序

嗚呼有明朝鮮侍講院輔德趙公之墓也迺陵季子之
墓無他羸聖人之辭幹矣兒童君實走卒司馬國乘有
傳人口有銘庸詎贅焉獨痛夫彼燕山兮不與我好君

亡身死為當日蕭望之為異時伍子胥呱呱之慟叫叫
蒼蒼者矣侈公之石不於女媧之家而徵燕石諸從以
余王母為輔德之姊也謂余為郭子儀墓中之人也辭
不獲焉公諱之瑞字百符世居林川其始也天赫中中
朝進士仕高麗六世孫門下祇候瀛生石堅為門下侍
中封嘉興伯子益為殿中生司醞寺直長敏原敏原有
子曰諱瓚中進士及第為司憲府監察贈執義寔公之
皇考娶生員鄭叅女生公公於成化甲午年中生員第
一進士第二文科丙科調授承文院正字己亥年中重
試第一授刑曹正郎歷弘文館校理應教侍講院弼善
輔德為燕山師及即位知不克負荷乞昌原府退而家

食十餘年猶不得免甲子歲市于身沼其家投屍于江
丙寅改玉贈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繼室鄭氏生貞
允寬之女允寬乃文忠公夢周之曾孫甲子之亂夫人
沒為城旦流離草野子琛在襁褓理在腹手拾木實煮
爨瓦甌朝夕奉奠中廟朝廢旋門閭長子珵再拷禁獄
百死一生謫南海中廟舒寃拜軍資監叅奉仕一年歸
第有子曰得璫得璫得瑜二子且世無嗣得瑜有女壻
曹元佑元佑有子慶潤慶共慶賢叅奉獨有庶子得璉
承祀琛中生員有子光璉光珪光玉女壻二人門人鄭
希鳳萬戶梁淑理為內禁衛有子曰光珣壻曰士人南
泰亨泰亨有子曰擘承旨諸孤皆早世唯有庶子名曰

孫者尚存孫之子曰光海光富子產之沒仲尼出涕曰
古之遺直也植繼之曰輔德亦古之遺直也銘曰晉之
山兮桐之谷孤首丘兮龜毀匱身百碎兮蘭之玉家雙
節兮湘之竹羊公一石淚可目也比干七竅口不可讀

先考通訓大夫承文院判校墓碣銘

并序

嗚呼此我考之墓矣三世同崗高曾祖父於碣存焉府
君諱彥亨字亨之率性醇方莅事恭清自弘治甲子至
嘉靖丙戌始由廷試壯元授承文院正字至判校歷仕
二十有三年而補外鄙者二曰義興縣端川郡也助天
官者二佐郎也正郎也作臺官者三正言也持平也執
義也師成均者六為典籍者三而為司藝司成者再正

宗簿者一館春秋者一而無春秋者三焉此其從政之大略也事君臨民之際有德可述則太史有紀齊民有言張馮宜不作誅使無德可言則諛言也欺吾父也誣行也愧吾父也欺且使愧孤亦不忍祿仕二十年死無以為禮家無以為食則所遺子孫者安而已歷事兩君賢勞獨勤而位不過三品則其不苟阿世取榮者可知矣雖不見大列而朝右倚顧不敢無公於一日則其為國重輕於一時者亦可知矣吁若孤殆免夫欺矣若考庶不愧於德矣天胡不秘懿德而獨畱其壽而只於五十八而止則我呼天之慟詎不在天乎運與厄會方有濟牧之命而疾已病不克就位遂構以辭疾避難盡削

其官既斂之逾月訢寬立上命復判按以下嗚呼此豈明世事乎夫人即李氏王父曰縣令怵外舅曰議政崔潤德也有男七人皆早世唯孤與季桓幸不死有女四人鄭雲李公亮鄭白水鄭師賢即甥也既葬于是則孤不敢泯表以銘焉銘曰我祖昌山九世平章皇考申之有琢其相懷弘受粗寔命靡常人曰福善曷予其徵孤鮮不死唯以嘗蒸嘉靖七年戊子十月日子植撰

宣務郎戶曹佐郎金公墓碣

并序

公諱大有字天祐系出金官駕洛國首露王之後也自彌三足卜年七十有四友人南冥曹植誌之曰如公可謂蓋世之雄也當谷雲門今也即亡吁可惜也先大天

提學公娶司道八寸正高台翼女生公諱駿孫王父執義
公諱孟曾王父曰克一節孝先生其人也叔父曰駟孫
濯纓先生其人也燕山政亂濯纓就市門禍並起公與
提學公俱謫湖南丙寅改玉息赦如初明年丁卯公中
庭試壯元直赴進士科永歸田舍以奉先墓時上方求
行誼之士鄉里推公第一拜典牲署直長是年遂登第
拜成均典籍遷戶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又遷為正
言辭不就除泰原縣監兼春秋館三月而化行邑人視
如神明因謝歸家食時羣小用事指為偽學盡收其官
爵科第已巳年復授紅牌未幾還收之遂以疾終于雲
門山牛淵之三足堂是年壬子葬于堂北之金谷公娶

縣監李探女無子女越四年乙卯夫人繼逝祔于墓左
夫人素不慧羣妾侍之若婢幼之事嚴主遇僕隸皆得
其歡心內外雍穆以御于鄉黨者實自刑家始也傍室
子有二人焉曰成曰生俱有幹蠱之材柴毀滅性生不
世成仆地感也成娶僉使李世銓女有子曰津女嫁郡
守李鶴瑞生娶二相李長坤女有子曰一陽女未歸老
夫保人蓋寡獨許以天下士者公也甲視之則容容大
雅討論經史之弘儒也乙視之則佻佻長身射御不違
之豪士也獨處書堂長歌慢舞而家人莫窺其意者樂
於所性而詠歌舞蹈之時也委質林泉於釣於獵而時
人猶認為放者無憫於遐世而沉冥韜晦之事也自我

南冥先生文集卷二
同德者觀之則辦局宏深勿勿乎其仁也言論激昂憫
憫乎其義也好善而獨善弘濟而自濟命耶時耶箕帚
之婦未足以文繡華袞談龍畫蛇者非吾之拙耶銘斯
強顏銘曰金谷有原雲門之壑蘊吾良人載之以華岳
名高萬丈封之嵩四尺誰其守者襄陽一片石

處士申君墓表

吾唯後死朋友先焉三屏去而東洲黃江隨之聽松又
繼之天佑愚翁之葬吾既執其鞠而銘其石子敬仲王
之亡其家人應亦以植為知己將必以表求數家子身
皆未曉父兄之意強以其所不忍者索焉瀝血為辭寧
非毒耶今有子誠之子有安復以其碣來余忍為之耶

公諱季誠字子誠享年六十有四嘉靖七戊癸于密城
之東村長善里申氏系出平山鼻祖崇謙為麗祖元勳
衣冠兩朝赫世彌盛者近一千年嘉善大夫同知中樞
贈左議政自守乃君之高祖也曾王父允元通訓大夫
軍資監正王父承濟生負未立而夭考倬早風眩不顯
娶府尹孫永裕之孫筍茂之女生公公娶察訪李鐵壽
之女生二男一女女適士人曹夢吉夢吉有子應仁女適
生負金聘壽次女適忠順衛尹湯臣三女幼長子有定
篤學不倦早世娶進士李遠之女生一男一女曰忠復
女適生負宋惟敬次子有安娶習讀柳沂源之女生四
子忠敬忠謹忠厚忠任公以學問操身終始不渝而無

競惟人繩墨齊家表儀一鄉而人莫敢間焉嗚呼不亡者雖存而其亡者已亡今日之子誠明日之捷仲言尚有枚葉乎忽投筆一嘆銘曰吾黨有人申君為最齊莊於內冰蘖其外私淑諸人松堂之門雖家食吉遺香則聞皇明嘉靖甲子南冥曹植撰

進士姜君墓表

姜進士叔圭之歿也其亡也哀而榮其系也大而寢吁家不可無善以遺緒不可無人以世若姜君者效於家而承於世者也其亦有所受乎姜君之世大國乘有傳人口有銘始序其系別之宗則鳳山君君寧始也三世而少尹公安壽推恩為戶曹參判郡守公某子也監察

公孝貞孫也寔生其實進士之考也不樂仕家食門人襲以蔭踰茲闈年及九十色養純至積成家化者有年矣夫八字氏義泉君承恩之女齊順曉察一如金門大士惜乎夫人之行不出於梱也有子曰瑀進士曰珙曰璠進士君第三子也諱瑞纔毀齒而天只捐伯氏背仲氏珙有儒柔溫文之行蒙養以教及於成嘉靖丁酉登進士第庚子歲丁大府憂啜粥寢苦轉而成疾在廬而歿里人上其事司部將加旌典蓋其孝悌敦睦之行由少習然也不幸而天使天假之以年志仁向道之誠其可涯也哉娶大司憲成世純之子叅奉守瑾之女無兒以續成氏號痛不食絕而復甦屢欲自裁家人救而獲

南冥先生文集卷三
三十九
免人以雙美稱之噫兄進士瑀以儒孝服行為縫掖聞人母夫人之疾也具湯劑匍匐繼之以死弟進士君以行誼自飭為當世善士嚴大君之歿也哀慕毀傷亦繼之以死兄為母死弟為父死世寧有是事耶若斯人而無死宜大其家者也英英蘭玉茁而未遂自名教言之則其死也榮而姜門視之則其亾也哀矣由先祖視之則其世也大而斯人言之則其系也寢矣原其先大府兩美之所遺伯仲氏家庭之所養者則固有所授而然矣已則善繼已則系絕將亦並與其善而沉歿乎其大也天也其寢也天也其哀也亦天也無如君何獨人所歸美於君者則非天也由已君能行己人得以榮之吾

所書者特以狀人之言已

中直大夫行文化縣令淑人玄氏雙墓表

淑人玄氏之亾也牧使承宗葬焉祔于文化公之左要余以雙墓碑余以不文為辭焉牧使曰先大夫有韓山公墓表者以通門之知也一門之事非親且舊無以知之子其繼之其辭不獲焉韓山郡守善全娶通贊李壽生女生文化通贊陶隱之後也文化姓文諱光瑞字伯符系出江城松禾縣監貴娶判書李克堪女生夫人玄氏系出八營公登丙辰武科多歷京官初拜結城縣監再拜臨陂縣令為親故也後拜文化縣令輿疾還京不出戶庭者十有八年既卒歸葬于大塋之側享年六十

三夫人溫惠且恭事舅姑以禮遇宗族以息家道豐盈
僮指累百每時節殷祭于墓以終其身公妾有男女母
賤未免公不省人事夫人代以奴婢賂以物貨以贖其
身婦人無外事觀此數事可見其門內之治也享年七
十六兩家高玄國乘有載班班可見不可槩舉文氏四
世祖益漸右文館提學始得木綿種于中原封叅知右
議政府事江城君三世祖中庸司諫院獻納祖承魯中
武科早世玄氏三世祖珪軍資監正祖得利中文科為
判官文化嫡無子女取牧使為孩提養乃妹夫郡守鶴
之子也娶腹男玄允明上中癸卯年武科以屢通經史
上特命陞堂上歷府使牧使執兩喪如考妣牧使他日

聲烈亦應於麟閣獨平日所服者文墨非弓馬也雖幸
拔身武列謙介諒直是精敏儒子也余以是繼其後其
可乎有五男一女庶子彥國有三男庶女有二男銘曰
赳赳士子孰文化如筮應列宿三佩銅魚子雲多病廿
載幽室食年猶六十有疾而無疾夫人淑慎其德驥矣
深山養虎豹無子而有子新安之北多佛之崗連理啓
域遊聖歸昌皇明嘉靖三十年庚申族子南真撰

軍資監判官李君墓碣

并序

君諱希顏字愚翁系出江陽考諱允儉嘉善大夫同知
中樞府事兼五衛將都摠府副摠管王父諱順生贈嘉
善大夫兵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曾王父諱智老贈

通政大夫兵曹叅議金紫光祿大夫景芬為始祖叅議
公之六世祖也同知娶左議政崔潤德之孫叅軍季漢
之女生希曾希閔及公希曾為弘文館修撰希閔為吏
曹正郎皆早世公娶左議政權幹之孫通政大夫龜城
都護府使仲慎之女有一女適縣監李公輔之子士人
得黃又有小家子彭考屬醫局後娶李漢禎之女無子
女夫人甫上笄配公殆五年矣結屢麻裹枕塊奠酌首
不加梳口不入漿絕而復蘇者數便欲自絕矣與同穴
竭力鳩資冶金伐石索予以文植之於君義均兄弟情
阨辭塞筆不能步粗叙其槩公纔十歲能綴文十四中
司馬試選屢捷魁科皆止於春官以遺逸舉始受典獄

署叅奉閱數月而歸又受中樂院主簿除高靈縣監二
年辭去後授造紙署司紙陞軍資監判官未二年而退
乙未五月終于城山之私第享年五十有六葬于烏棲
之大塋之下先夫人之右其孝慈友于之誠篤善好學
愛人勤物之心殆無與比援而止似柳下惠通而知類
陳同父有衛道之志望道而未之見者也才無弓馬絕
出武列終不為世用遺豹一斑人所惜也至情無文茲
不能撰皇明嘉靖辛酉友人南冥曹植撰

魚執義夫人白氏碑文

執義名
泳齋

鸞鳳不藏羽人得以見之矣獨幽蘭之在深谷也樵夫
有見者不見者矣魚大夫執義公之揚于王庭也高鳳

舉矣人競觀矣若白氏之為夫人也豐其第甫其門人見之亦罕矣况婦人無外事類燥之享締絡之職膠木之恩瓠兔之惠是夫人門內之事人或有知者不知者矣植嘗拜大夫於鯉庭又嘗拜夫入於堂下德馨香聞其蘭乎珪璋不价僕其配大夫公也得矣麗水生蚌珠其生佳子孫也亦宜矣有子曰應星應辰女適進士柳嵩宗應星之子曰夢周夢禹婿曰朴士忠陳克仁士子也餘子幼嵩宗之子曰潤文幼應辰中戊子年生負文會之稱操履之篤殆無此偶也其子曰夢賚夢雲夢澤其婿曰李鯁李鈞蔭子也家藏庭實非金也非玉也總是鶴雛與蘭孫也之大夫之夫人之德其長有後於東

國不亦宜乎不幸大夫先夫人卒於朝越二十有二年辛亥夫人終于金海之故居享年七十有二令女先而應星與陳生繼逝焉是歲十月榭于大瑩之東是謂靈原之原也生負之所與交者盡是樓閣之子也求其表不於是而徵於余為余有樵夫之見也於是而不言則幽蘭之見非縉紳所知辭不獲焉謹序其系夫人系出扶餘曾王父諱之温司憲府監察王父諱琦生負為義盈庫副奉事考諱子精參奉妣陽山李氏通政大夫江界府使恒茂之女世樹風聲家傳懿則園蘭之緒宜其為義錦乎皇明嘉靖三十一年壬子月日昌山曹植識

宜人郭氏墓表

深山大澤必生龍虎郭氏門者其惟人物之大澤歟其始也直學士元仕高麗歷十一世而至同知事渾仕本朝科甲乙者十一人位居政堂者三人身入禁林者八人龍虎出沒瓊琳焜耀是謂文昌之府也崇政大夫議政府樞憲夫人曾王父也樞生直長求求生通贊繼儀繼儀娶直長李開之女生夫人夫人適軍器寺正宋汝霖之子世勛居三嘉縣有子曰珩曰珉曰璘曰璪曰璽女夫鄭某吉某享年六十七系出西原夫人德器夙成愛人理財家道泰盈稱是大家婦也夫人之行無外敬非銘不顯植以不佞廢口與人絕寧復有筆舌乎宋主珩自好者也乞其銘三及門三乞之而不獲為銘宋有

荆氏宜楸栢桑工焉取之短長無方夫人之生曾是貝

區本枝其脩琪樹策敷安峯萬古山不孤

議政府下有開又

宜人李氏墓表

李氏系出江陽直長開之女奉常寺正伴之孫領議政平壤君朴居蘇之外孫適直長郭某之子通贊繼儀宋居三嘉縣生二女長適慎汝修次適宋世勛享年八十二有其壽而無其子大其家而小其位惜哉皇明嘉靖三十五年丙辰植撰

淑人南氏墓表

夫人之承家也特使公為速牧使公之承盡也夫人為助風自火出夫夫婦婦其存也髦幼怙恃饗祀誠恪其

亡也宗族皇皇閭閻咨咨斯豈聲音笑貌之所加實由
於柔嘉維則之故也婦人無所輔仁而慈惠溫良乃如
此斯固女君子矣其子汝誠三及門泣而叩請以先妣
之跡榮一字植於先君友也其敢泯焉夫人姓南氏系
于宜寧皇考諱廷召宣務郎宣務之妃曰竹溪節婦安
氏府使璋之女文成公珣之十世孫也斷髮截耳納諸
移天之觀圖像彩幘又畫考妣像朝夕親奠朔望則並
祭內外三代王父諱琦宗簿寺僉正曾王父諱致和知
義盈庫事乃高麗門下府事乙珍之孫府事見嚴氏將
亡棄官歸揚州在以終夫人王色純質克孝克順雖其
天質之義鷺之白鳥之點蓋亦生有所種矣通參諱

公諱弼周之子牧使諱崙牧使系出靈山曾王父節度
使諱淑晴王父黃州判官諱秀武玄祖斯歲為刑書高
祖劑為郡事夫人配君子三十年而無違德先公十年
而逝享年四十有七有二子一曰汝謹娶生負郭之元
女生一男膾汝誠娶經歷張世沉之女生一男胤女嫁
司成陳瓘子裕慶牧使公自結髮至易簣無傷人害物
之意夫人自升堂至辭室未嘗有訛詈勃谿之聲宜其
天錫祚胤驥子蘭孫萃葛不已意者斯門之慶其未艾
也遂為銘宜城四姓魯猶三宗南沈為文源遠其從竹
溪遺節六月隕霜爰有令孫蘭玉其相結縞辛門九十
其章夫人夙興載悲載將昏鏡初分曉星零落裕盡一

室舊窩雙鶴女則猶存世有孟光汗青無籍篆石流芳

恭人牟氏之墓

晉之有牟氏令也咸平其古也夫人之考進士牟君秀
阡為左司諫恂之曹夫人之妣金氏三軍都總制宗行
之女夫人之夫崔君潤屋為郡守以湜之子也夫人生
一女而崔君即世女適進士鄭君瑞鵬瑞鵬以篤孝稱
不祿早世有子曰白冰白渠夫人之葬也白冰謁余曰
外氏名大家家不守箕裘夫人有女則女不出柩闔吾
不能繼其緒并不忍埋其行請以行之樹諸五服之口
者銘之九原之石可乎余則拜手曰人必有親親必死
葬人可侮也葬不可謾也人可葬也善不可埋也吾敢

表諸銘曰派者同水百川雖異則水善者天守萬古雖
長則守皇明嘉靖帝十七年朝鮮國南冥曹植記

義城金氏墓誌

家有七寶珠人知其非甕牖家若金氏家者其有夷玉
大玉乎金三陟師魯公六子子焉曰宇弘宇完宇顯皆
登上第擅文昌為東國連壁獨有女氏一人焉英英江
月墜在水中方之三子猶天球之在琬琰中適李君應
命者其人也甫數歲弄瓦是其事親瘠了不離側稍長
莊靜端粹孝友天成既歸姑性不假良人寡慮敬順溫
克克執婦道母夫人之沒匍匐憂柴毀什席制未究
而病不起惜也夫人系出聞韶高麗太子詹事龍庇之

後通政大夫府使諱希參之女資品瑩潔表裡無瑕儀
範慤雅言動有則財利嗜欲不萌于心罵詈惡聲不接
于口鷺之白鳥之黔蓋其素性然也寢疾有日氣力如
線精神言動一如平昔家人請禱二神輒怒止曰死生
有命非巫祝所宜唯以大夫數語囑諸同氣而逝焉雖
古之篤學成德之士殆不如也唯程先生明道之女似
之享年二十七有一女兒祔葬于先塋之側先大夫曾
與植友善字顯又娶植之孫女泣而告余曰吾不忍白
壁之埋黃土漠無人知請誌諸石以留其存左者植於
人少許可磨頂而未嘗阿生人宴坐而豈肯設死鬼乎
遂以繼之曰夫人不出閭獨無彝鼎之記尚猶月中之

桂人不得近而香不得歇植偶曰通家之好聞香而誌
隆慶四年庚午十月日南冥曹植誌

貞夫人崔氏墓表

貞夫人崔氏之生也於會昌政丞之舊也亾也於草溪
元戎之世也政丞全門四世居鉤軸之位世襲忠貞功
在杜稷夫人為家兒稱其門則大矣侈夫人之行則未
也元戎揔戎三朝振夷夏之威身如寒士室如懸磬夫
人為內助宜其家則有之原夫人之德則未也夷至天
球山龍粉米是夫人大兒仲兒小兒羣女也始可言吾
家之有而未始言夫人性分之有也植與李高靈希顏
善嘗拜夫人於堂下見象之牙知非牛也望之肅而敬

者承祭祀奉移天之儀也溫而厲者撫婢妾教子女之則也同知公憂國忘家終世靡室夫人裕盡以仁經紀田宅儼一禮家之門同知每歎曰得渠如此家人生業斷不入心內矣夫人何嘗力學攻文用以修齊其治者乎只初受得分數多能不失所有而已金不為火純玉不為人溫蓋其性則然也高靈嘗以植為不佞於世上人應不諛於墓中人矣徵余以表謹序其系夫人系出通川郡大將軍歸與我太祖並仕厯季始居于會昌即今之昌原府也錄生判書雲海雲海生左議政潤德寔夫人之曾王父也王父曰叔孫資憲大夫全羅道兵使考諱季漢訓鍊叅軍妣金氏縣監振之子晨之女也

有男三人女二人享年八十有二嘉靖乙巳柑子同知公墓下即郡之青溪山鳳原也女長適忠義衛禹希舜有子曰宗侃次適忠義衛申湜有子曰景深長子希曾未弱冠登筭授弘文館修撰次子希閔繼登筭授弘文館校理皆早世季子希顏樂善好學屢捷巍科才兼弓馬朝廷始起以典獄署叅奉拜嘉而退又薦為高靈縣監未二年辭歸人曰惜也三君子之行也獨修撰有子曰彭年彭年有子曰良受天受壻曰進士文益成學士鄭堅徐得校理有子曰彭信不祿只有壻曰佐郎金濂與旁室子彭蔭高靈有壻曰李得蕢與小家子硯丁後娶士人李漢楨女仁者之後不繫班班僅有見於文豹

一點人亦曰李氏其衰矣獨其不朽者樹在人口言以入石皇明嘉靖三十五年丙辰族人昌山曹植誌

盧君墓銘

爵祿無列於朝人善是歸之其有達尊者乎吾鄉里有善士焉盧君秀民其人也植於人少見可每見之如冕者然其亦有異於而夫者與君諱秀民字俊翁系出光州兵正二品校尉仁義之十三世孫其後世移居于同城考諱璫娶宣傳官李承元女居于三嘉李氏系出星山承元乃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謚平靖封清白吏約東之子也王父諱善卿軍資監僉正曾王父諱甲生都染署丞高祖曰繼宗生貞玄祖曰孝孫書雲館副正曰

仁正司醞直長曰昶與工判書曰承肇監察糾正曰倫曰公庇曰到忠皆登第君娶生貞世紀之女孫氏孫氏之鼻祖曰荀疑安東一直縣人王太祖統合之初舉義來附王以為遜順而賜是姓其後裔移居于密陽王父諱荀茂教授曾王父諱胤河廣興倉丞高祖諱肇瑞通政大夫鳳山郡守玄祖曰寬珎城縣監曰永祐漢城府尹曰得壽密直司左代言曰洪亮直城君謚靖平世紀娶生貞李績女生夫人李氏系出仁川後居三嘉曾王父曰仲生繕工監主簿高祖曰繼忠清風郡事玄祖曰孝仁漢城府尹曰文和政堂文學君享年五十九葬于所居之西金城山孺人享年六十九後十五年終祔于

先塋之東世之所貴者門望稱其家道則無聞焉若盧君赫世有道之家乎先公瑀居憂柴毀服孝終甲生奉身清修肥遯終君之孝於親者先公教也嚴於己者乃祖來也杜門掃執足不出戶庭之外人莫間於父母昆弟之間閭門之內井井然有則者孺人之行有以助之也人曰俊翁其有後於世乎有子曰欽學究敬義聞道有日中甲子年生負已知名於世女適都承旨趙之瑞之孫得瑞早沒無後次適郡守許珣之子彭齡子女幼欽娶泰奉林珏女生子曰賀胤女適朴繼祖之孫廷璧欽嘗學於植非以植為文也為有以知門內之事也來乞銘辭以疾者再欽泣而告繼之以血遂為之銘銘曰

大澤有木齊以斯之有豎其家王室之毗鐵城有盧大藪於材鳳城縣家武珣州來高雲啓闕服勞王國唯君兩世吉用家食季通三世一食其簞教子詩禮獨遺以安孫家有子女則在手盧室之婦宜姑宜舅齊眉四十年燕及卑孺一不為小參也盡裕穀虎其同白壁雙合世有明月九泉歲_{一作孺}蛤_{一作幼}

通訓大夫光州牧使辛公墓銘

并序

辛氏系出靈山為東國石宗猶尹姑於周也公諱崙字景立玄祖諱斯歲仕高麗為典工判書高祖諱劄為郡事娶宗簿寺正鄭仁慈之女生節度使倣晴是公之曾王父也郡事當麗季賊肫慕其名欲托以同宗林以禍

福竟不屈祖諱秀武為黃州判官考諱弼周為叅議娶
昌原黃氏生公叅議公中弘治丙辰進士蕪山政亂遂
廢舉子業至正德丁卯中 中廟文科有文武長才顯
揚中外者四十餘年公少好文甫十五歲中進士鄉選
嘉靖丙午登第辛氏世樹家聲藍田生美玉固也始調
授成均館學正博士陸典籍遷刑曹佐郎仲寬撥伏曹
吏建事叅議公之為正郎者稱之為淑同如正郎庚戌
授慶尚道都事兼春秋館記注官是年是月丁外憂哀
毀踰禮躬執奠饌定省慈闈不入燕室壬子年除咸鏡
道都事以母夫人之遠不就遷禮工刑曹正郎為養親
乞醴泉郡又乞為寧海府使癸亥秋又乞為光州牧使

母夫人以年老不任登道遂棄官歸養躬自滌澣已丑
五月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二娶宣務郎南廷君之女
廷君娶竹溪節婦府使安璋之女生夫人是生二子曰
汝謹汝誠女嫁司成陳瓘子裕慶汝謹娶生貧郭之元
女生一男曰膺女幼汝誠娶經歷張世沉女生一男曰
胤公狀貌鬼峩質性醇厖事親孝理民和應事接物以
實以誠言不羨華行無虛偽鄉里稱其孝位不稱器為
人所惜夫人端雅有婦規先公十年卒汝謹以某有分
於先公且以為不諛來乞銘銘曰馬浦之北靈鷲有神
周禎之降其辛維申箬纓瓜瓞非敦其起仁者之壽於
叅議仁者之不壽唯牧使賢勞之獨三已其位敬色之

勤累朱其轡惟鄉國有臣惟玄考有昆而曾參莫養而黃媪抱孫皐皐景立不瞑爾目何以樹之雙白之其君之淵兮子之山侯我侯兮天送之後千香絕石乎在茲隆慶元年丁卯十二月十七日友人南冥曹某撰

孝子鄭白冰墓碣銘

君諱白冰系出草溪孝子進士瑞鵬之子進士娶士人崔潤屋女生君進士乃通政大夫熙川郡事原緒之曾孫司醞署直長自權之孫忠順衛永孫之子也君為人謹厚周慎好學不已丁母憂毀而不世生無子妻葬之服闋而猶朝夕祭又復立石虛其左為他日地妻即吾同母弟也先考承文院判校彥亨立家翁弟別座白渠

之子以謙為後又養兄子修撰李俊民配白渠之女知余不諛墓要以為銘焉銘曰帝聞皇華人有世孝萬石君家傳子者笑唯庭訓以貽厥進士有子滅性相承寧有是耶好德好人稽古之力無壽無兒視今則惜素臣無誅祇以入石皇明嘉靖戊午昌山曹植識

宜人崔氏墓碣

崔氏系出全州士人潤屋之女也潤屋乃司醞寺正斯泌之玄孫開寧縣監自涇之曾孫典籍水智之孫郡守以湜之子也潤屋娶進士牟秀阡乃舍人恂之子夫人適進士鄭瑞鵬進士丁父憂毀而殺生二子長白冰次曰白渠別座別座有子曰以謙內禁衛曰汝謙守謙益謙皆幼女

南真先生文集卷二 五十二
適弘文修撰李俊民夫人性善居家任恤進士有至孝行而配之無違德享年六十四皇明嘉靖戊午昌山曹植識

李陝川遺愛碑文

何人無父母乎何父母無赤子乎赤子之喪慈母也人或有收養之者父母之哺赤子也愛有時而間焉獨我公之為父母也愛寧有時而間乎吾赤子之去慈母也人焉有收養之者乎朝不哺則飢夕不哺則瘁三不食則委吾赤子其填於溝壑乎呼之不可借之不得合百萬而為群人五十而慕焉長言之于康衢被之以石焉我父母者誰李學士增榮其人也吾赤子者誰陝川郡民也為父母者何陝川郡守也其來也于于視我如傷

其去也柴柴無石以載我有田疇公則稼之我有桑麻公刈衣之國有重微官自應之民有菜色推食肉之興鄉約者敦倫理也殖周布者舒民役也孤犢觸乳匪怒而教朱門索腴每遠空緘今者去矣愛莫從之獨念去者去而來者來來日之為父母者未有學養子而後來為赤子者亦未有學愛親而後孝者若此則繼有無窮父母亦有無窮孝思惟以思此父母而表遺愛也已容焉有棟父母之恩乎皇明嘉靖三十八年己未歲十一月日陝川郡人立

疏

乙卯辭職疏

宣務郎新授丹城縣監臣曹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上
疏于 主上殿下伏念 先王不知臣之無似始除為
叅奉及 殿下嗣服除為主簿者再今者又除為縣監
慄慄危懼如負丘山猶不敢一就黃琮一尺之地以謝
天日之恩者以為人主之取人猶匠之取木深山大澤
靡有遺材以成大厦之功大匠取之而木不自與焉
殿下之取人者有土之責也臣不任為慮用是不敢私
其大恩而躑躅難進之意則終不敢不達於側席之下
矣抑臣難進之意則有二焉今臣年近六十學術踈昧
文未足以取丙科之列行不足以備洒掃之任求舉十
餘年至於三則而退初非不事科舉之人也誠使人有

不屑科目之為者亦不過悻悻一段之允民非大有為
之全才也况為人之善惡決不在於求舉與不求舉也
微臣盜名而謬執事執事聞名而誤 殿下殿下果以
臣為如何人耶以為有道乎以為能文乎能文者未必
有道有道者未必如臣非但 殿下不知宰相亦不能
知也不知其人而用之為他日國家之耻則何但罪在
於微臣乎與其納虛名而賣身孰若納實穀而買官乎
臣寧負一身不忍負 殿下此所以難進者一也抑
殿下之國事已非邦本已亡天意已去人心已離比如
大木百年虫心膏液已枯茫然不知飄風暴雨何時而
至者久矣在廷之人非無忠志之臣夙夜之士也已知

其勢極而不可支四顧無下手之地小官嬉嬉於下姑
酒色是樂大官泛泛於上唯貨賂是殖河魚腹痛莫肯
尸之而且內臣樹援龍挈于淵外臣剥民狼恣于野亦
不知皮盡而毛無所施也臣所以長想永息晝以仰觀
天者數矣嗷啼掩抑夜以仰看屋者久矣 慈殿寒凋
不過深宮之一寡婦 殿下幼冲只是 先王之一孤
嗣天灾之百千人心之億萬何以當之何以收之耶川
渴雨粟其兆伊何音哀服素形象已著當此之時雖有
才無周召位居鉤軸亦末如之何矣况一微身材如草
芥者乎上不能持危於萬一下不能庇民於絲毫為
殿下之臣不亦難乎若貢斗筭之名而賄 殿下之爵

食其食而不為其事則亦非臣之所願也此所以難進
者二也且臣近見邊鄙有事諸大夫盱食臣則不自為
駭者嘗以為此事數在二十年之前而賴 殿下神武
於今始發非出於一夕之故也平日朝廷以貨用人聚
財而散民畢竟將無其人而城無軍卒賊入無人之境
豈是恠事耶此亦對馬島倭奴陰結向導作為萬古無
窮之辱而王靈不振若崩厥角是何待舊臣之義或嚴
於周典而寵仇賊之恩反加於亡宋耶視以 世宗之
南征 成廟之北伐則孰如今日之事乎然若此者不
過為膚革之疾未足為心腹之痛也心腹之痛痞結衝
塞上下不通此乃卿大夫乾喉焦唇而車馳人走者也

西學先生文集卷一 五十五
端召勤王整頓國事非在於區區之政刑唯在於 殿
下之一心汗馬於方寸之間而收功於萬牛之地其機
在我而已獨不知 殿下之所從事者何事耶好學問
乎好聲色乎好弓馬乎好君子乎好小人乎所好在是
而存亡繫焉苟能一日惕然警悟奮然致力於學問之
上忽然有得於明新之內則明新之內萬善具在百化
由出舉而措之國可使均也民可使和也危可使安也
約而存之鑑無不空衡無不平思無邪焉佛氏所謂真
定者只在存此心而已其為上達天理則儒釋一也但
施之於人事者無腳踏地故吾家不學之矣 殿下既
好佛矣若移之學問則此是吾家事也豈非弱喪而得

其家得見父母親戚兄弟故舊者乎况為政在人取人
以身修身以道 殿下若取人以身則帷幄之內無非
社稷之衛也容何有如昧昧之微臣乎若取人以目則
在席之外盡是欺負之徒也亦何有如硜硜之小臣乎
他日 殿下致化於王道之域則臣當執鞭於廝臺之
末竭其心腎以盡臣職寧無事君之日乎伏願 殿下
必以正心為新民之主修身為取人之本而建其有極
極不極則國不國矣伏惟 睿察臣植不勝墮越屏營
之至昧死以 聞

丁卯辭職呈承政院狀

今臣年及時制老病罪重奔命不得 上恩寬宥不即

治罪萬死待罪伏念 主上徵召老民之意非欲見微
末殘敗之身固欲聞一言以補 聖化之萬一請以救
惡二字獻為興邦一言以代微臣之獻身伏見邦本分
崩沸如焚如羣工荒廢如尸如偶紀綱蕩盡元氣蓄盡
禮義掃盡刑政亂盡士習毀盡公道喪盡用捨混盡飢
饑荐盡府庫竭盡饗祀瀆盡徵貢橫盡邊圉虛盡賄賂
極盡掎克極盡冤痛極盡奢侈極盡飲食極盡貢獻不
通夷狄凌加百疾所急天意人事亦不可測也舍置不
救徒事虛名論篤是與並求山野棄物以助求賢美名
名不足以救實猶畫餅之不足以救飢都無補於救急
請以緩急虛實更加分揀處置自古雖太平之世不得

無是非可否宮中女子皆得上書論列今也 國勢顛
危無可奈何身居鈞軸者左右環視而莫救必有下手
不得之勢不曉時變無知老民出位侵官昧死以 聞
處士橫議之罪臣固當受謹狀

戊辰封事

慶尚道晉州居民曹植誠惶誠恐拜手稽首上疏于
主上殿下伏念微臣衰病轉加口不思食身不離席
召命申疊俟駕猶後葵心向日望道難進固知死亡無
日無以報 聖恩敢竭心腹以進 冕旒伏見 主上
稟上智之資有願治之心此固民社之福也為治之道
不在他求要在人主明善誠身而已所謂明善者窮理

南冥先生文集卷二 五十七
之謂也誠身者修身之謂也性分之內萬理備具仁義禮智乃其體也萬善皆從此出心者是理所會之主也身者是心所盛之器也窮其理將以致用也修其身將以行道也其所以為窮理之地則讀書講明義理應事求其當否其所以為修身之要則非禮勿視聽言動存心於內而謹其獨者大德也省察於外而力其行者王道也其所以為窮修存省之極功則必以敬為主所謂敬者整齊嚴肅惺惺不昧主一心而應萬事所以直內而方外孔子所謂修己以敬者是也故非主敬無以存此心非存心無以窮天下之理非窮理無以制事物之變不過造端乎夫婦以及於家國天下只在明善惡之

分歸之於身誠而已由下學人事上達天理又其進學之序也捨人事而談天理乃口上之理也不反諸己而多聞識乃耳底之學也休說天花亂落萬無修身之理也 殿下果能修己以敬達天德行王道必至於至善而後止則明誠並進物我無盡施之於政教者如風動而雲驅下必有甚焉者矣獨王者之學或異於儒者以其行處尤重於几經也易之為書隨時之義最大由今言之王靈不舉政多思貸令出惟反紀綱不立者數世矣非振之以不測之威無以聚百散糜粥之勢非潤之以大霖之雨無以澤七年枯旱之草必得命世之佐上下同寅協恭如同舟之人然後稍可以濟頽靡焦渴之

勢矣然取人者不以手而以身身不修則無在己之衡
鑑不知善惡而用舍皆失之人且不為我用誰與共成
治道哉古之善規人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觀其用
人之善惡是知天下之事雖極亂極治皆人所做不由
乎他也然則修身者出治之本用賢者為治之本而修
身又為取人之本也千言萬語豈有出此修己用人之
外者乎用非其人則君子在野小人專國自古權臣專
國者或有之戚里專國者或有之婦寺專國者或有之
未聞有胥吏專國如今之時者也政在大夫猶不可况
在胥吏乎堂堂千乘之國籍 祖宗二百年之業公卿
大夫濟濟先後相率而歸政於僮隸乎此不可聞於牛

耳也軍民庶政邦國機務皆由刀筆之手絲粟以上非
回德不行財聚於內而民散於外什不存一至於各分
州縣作為已物以成文券訖傳其子孫方土所獻一切
沮却無一物上納賫持上貢者合其九族轉賣家業不
於官司而納諸私室非百倍則不受後無以繼之逋亡
和屬豈意 祖宗州縣臣民貢獻奄為鼯鼠所分之有
乎豈意 殿下享大有之富而反資於僕隸防納之物
乎雖莽卓之奸未嘗有此也雖亡國之世亦未嘗有此
也此而不嚴加以偷盡帑藏之物靡有尋尺斗升之儲
國非其國盜賊滿車下矣國家徒擁虛器枵然骨立蒲
朝之人所當沐浴共討力或不足則彌召四方奔走勤

王而不遑寢食者也今人之相聚者有草竊則命將誅捕不俟終日小吏為盜百司為羣入據心宵賊盡國脉則不啻攘竊神祇之犧牲法官莫敢問司寇莫之詰或有一介司負稍欲糾察則譴罷在其掌握衆官束手僅喫餽廩唯唯而退斯豈無所恃而跳梁橫恣若是其無忌耶楚王所謂盜有寵不可得去者此也各存狡兔之三窟以備川蚌之介甲潛懷蠱毒萋斐百端人不能治法不能加作為城社之鼠已不能燠灌抑為三窟者果何人耶作為介甲者其無罰乎殿下赫然斯怒一振乾綱面稽宰執以死其故斷自宸衷如大舜之去四凶孔子之誅少正卯則能盡惡惡之極而大畏民志

矣若言官論執不已迫於不得已而後黽勉苟從則不知善惡之所在是非之所分失其為君之道矣焉有君失其道而能治人者乎故我之明德既明則如鑑在此物無不照德威所加草木皆靡况於人乎羣下股慄兢惕奔走承命之不暇庸有一寸容奸之計乎亂政大夫猶有常刑天以尹元衡之勢而朝廷克正之况此狐狸鼠雛腰領未足以膏齊斧乎雷雨一發天地作解此之謂身修於上而國治於下者也布列王國者誰非命世之佐誰非夙夜之賢耶奸臣軋已則去之奸吏蠹國則容之謀身而不謀國靡哲不愚以樂居憂斯豈人謀之不競耶若有天之所命人不能勝天而然耶臣索居深

山俯察仰觀嗟唏掩抑繼之以渡者數矣臣之於殿
下無一寸君臣之分何所感於君恩齋浴涕洟自不能
已耶交淺言深實有罪焉獨計身為食土之毛尚為累
世之舊民添作三朝之徵士猶可自比於周蒞可無
言於宣召之日乎臣之前日所陳救急之事尚未聞
天意急急如救焚拯溺應以為老儒賣直之說也未足
以動念也况此開陳君德者不過古人已陳之塗轍然
不由塗轍則更無可適之路矣不明君德而求制治猶
無舟而渡海祇自淪喪而已其機益惡於前所陳者萬
萬矣殿下若不棄臣言休休焉有容焉則臣雖在千
里之外猶在机筵之下矣何必面對老醜而後曰用臣

乎抑又聞事君者量而後入實未知殿下為何如主
也若不好臣言徒欲見臣而已則恐為葉公之龍也請
以今日睿鑑之明暗卜為來日治道之成敗伏惟
上察謹疏

荅曰頃日所志予常置諸座右觀省之際觀此格言
益知才德之高矣予雖不敏亦當留念爾其知悉事
有旨隆慶二年五月日

謝 宣賜食物疏

隆慶五年五月十五日朝奉大夫前守宗親府典籤臣
曹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謝恩于主上殿下伏蒙去
四月教賜臣以食料者如臣愚老顧何以承天寵

乎伏惟天日隔於九重草澤遙於千里如傷之息無遠
不届先及於老民老民雖欲結草而難報獨念士橫道
而偃有土之羞也 殿下自任其憂臣不任私謝比猶
一草添濡無以仰謝天工猶且區區小誠仰謝不已者
聖上既下惠鮮之恩微臣敢無芥曝之獻乎無言不酬
無德不報古有說矣恭陳一辭進為殊恩之報伏見
殿下之國事已去無一線下手處諸臣百工環視而莫
救已知無可奈何不曰如之何者久矣若 殿下視而
不知則明有所蔽矣知而罔念則國無主矣往年臣嘗
再陳荒疏以為非振之以不測之威無以濟百散糜粥
之勢北潤之以大霖之雨無以澤七年枯旱之草于今

有年月天未聞 殿下亟下恩威以立紀綱威福在已
而不自揔攬尚下臣強之教使不得敢言羣下解體泛
泛悠悠邦遂喪越至于今老臣徒謝雨露之恩而無以
補天之漏謹以君義二字獻為修身整國之本伏惟
睿鑑臣植拜手稽首昧死以謝
答曰省所陳疏章可見其憂國之誠雖在畎畝未嘗少
忘也甚用嘉焉若其所賜微物何謝之有爾其勿謝事
有 旨隆慶五年六月日

論

嚴光論

論曰光武皇帝二十七年徵處士嚴光拜諫議大夫光

竟不屈去釣富春山終余以為嚴子陵聖人之徒也何以言之昔孟子之不見諸侯曰枉尺而直尋所不可為也况直尺而枉尋豈聖人之道乎故上有上不臣天子下不臣諸侯雖分國如錙銖有不屑焉彼其所挾者大而所辦者重未嘗輕與人許已也屠龍之技不入於犧庖佐王之足不踐於伯都子陵之羊裘澤中自托於漁釣終不肯為漢小屈者豈非所挾者大而然乎不然光之與帝相知之分非特一故人矣相遇之道又非一君臣之例也為東漢元臣而居於侯王之上榮寵於一時無疑矣何肯自處於方亨之世而老死於巖穴自毀其道耶且考子陵言論風味則非矯情激物長往而不顧

者也特伊傅之類而未遇焉者耳論者以為伊尹之於桀也五就而不辭子陵之於光武一見而不臣湯之於伊尹三聘而為師元武之於子陵一徵而為臣子陵於是失行道之機光武於是失待賢之禮是亦庸人之見已特管窺而無天夫豈知子陵之大乎彼子陵者少與帝遊知其器量之所極必未以三代之道制治復捲而去之若使帝得為兩漢之賢主則光武之才足以自辦無待於已也其肯毀帝王之道為伯者之臣徒受人高位重祿而已乎若是則光之所伸者不至於尺而所屈者不止於尋乎况當是時生民小安有異於夏桀之塗炭其民其惡生民之意豈可與伊尹一道乎使光粗有

有為之志則當光武得位之始也朝出於山而暮遇明君何至於二十七年而不見至物色而後得之乎求其初心則雖帝之責乎丘園東帛變變終不肯枉屈其道明矣後之觀者以伯者之道觀子陵則其不為光武屈過矣如以王佐之才觀子陵則其不為光武屈宜矣吾故曰子陵聖人之徒也嗚呼使伊尹而不遇成湯則終死於有莘之野使傳說而不遇高宗則終老於傅巖之野必不肯枉道而求合使子陵遇成湯高宗之君則又焉終老於巖穴為桐江一釣翁乎聖賢之心乎生民也一也而抑時有幸不幸也急生民一作憂急生民

雜著

解關西問答

全仁云者乃故貳相李彥迪之妓產也其名曰王剛者也彥迪初出身為慶州訓導畜其母為房直故判書曹潤孫時為慶尚道水使曾賄此妓曰彥迪上京潛挑而云彥迪已有娠潤孫取去七箇月乃生名之以王剛以奉其祀正類秦政楚幽之於呂不韋黃歇植之婦翁有孽妹乃潤孫妾子義山之妻也門戶相連嘗知其巔末曹門皆知七月所生國人皆笑潤孫之惑及潤孫之歿曹家子婿皆不許傍題奉祀於神主王剛尚貪潤孫奉祀所傳不肯歸其父時復古竄在關西無他子弟子子孤寓植聞而愍之委通信人於王剛曰汝母非不說汝

以所生之父汝非不知今則判書已歿復焉有所忌而
不就貳相乎朝議喧騰已久今欲嚴鞫爾母汝既負爾
父又欲殺爾母乎王剛猶顧戀不去及曹家黜去而後
往慶州猶服養父衰經入京王剛年近四十尚不知有
父復古為他日孤魂有子而為勢家所奪方王剛之及
門也復古尚不能嚴父子義以詰其無父之罪遽欣然
愛悅若未嘗有釁之父予嘗歎復古遠謫無緣相對一
拍手也其曰全仁者必就復古而改其名也常詆王剛
為無父奸人王剛亦啣之復古不知此意故問來時見
我乎王剛萬無見我之情也復古嘗薦我以遺逸吾亦
嘗意與復古無一夕雅實不知我半面亦何所知我善

惡乎不知善惡而徒聞人言遽以上聞以人言而稱我
則必以人言而誚我嘗歎天淵異路亦無緣携手一破
顏也復古為本道監司來也頗有書求見植辭以寧有
呈身舉子乎獨念古人歷仕四朝僅四十六日吾知相
公解歸田里之日不以當角巾相尋於安康里第尚未
晚也云復古亦嘗與人語曰曹植譏我尚不退休慚負
云云嘗恨復古學聖賢之道而致知之見不明當時大
小尹之禍朝夕必發國勢杌隉愚婦所知猶不早退於
官卑之日以至於負重而不可解流死異域恐虧於明
哲之見也又嘗恨復古嘗陳十條封事 中廟大加稱
賞特陞嘉善獻策而受賞乃古人所羞何不辭以人臣

進言乃其職分 人主爵命亦代天工臣進言而受賞
君受言而後賞君臣皆如所中者然他時爵之祿之皆
稱其臣之材量大小何不可而必於臣之陳疏之日乎
云則稍可以勵廉耻格君心之一段矣全仁生長武家
焉有習聞之事乎始就復古而方知向學其見其得固
淺冊中所記多誤亦非復古所說者然其曰張儀者非
也乃張乘崖忠定公詠之事也王文正家人始和以埃
墨後投以小塊其曰墨染者亦誤也文正落帶先人亦
有議焉身為首相為百僚瞻仰脫帶於闕庭駭奔之地
已自失儀曷若俯而忽者不慎其衣帶於趨朝之始恐
慢於居常之敬也大學不言存養此必全仁之誤記大

學明明德止至善乃開卷第一存養地也初學之士亦
當理會况復古乎雍姬之論亦恐未盡也其夫與其君
謀於野欲殺其父是可乞而求已耶當告其父又當告
其夫待二人各相為處而後自決似可士族女再嫁之
論亦非復古之言也古人云夫雖入門而斃猶不當許
身他人况既嫁之後乎舉天下責之以死忠臨時效節
者無幾先許以不忠乎况天下之人豈盡孀婦而責天
下之烈婦孀婦之論程先生已有定論後人固不當
護其私意也其曰耳目口鼻之欲是私欲者亦非也耳
目口鼻之欲雖聖人亦同同一天理也流於不善而後
方可謂之欲也但有人心道心之別者有形氣義理之

間已故不曰人欲曰人心冬有雷鳴之說恐未詳悉陽
宜在地中而陰實陽虛陽在外不得入皆失其健順之
和不得猶為陰所制終不得為陰所蓄有時發動趙大
憲孝直先生之事以吾所聞則必不如是先生姿貌如
玉人無賢愚見必慕悅少時出征夕投店舍梳髮有一
艾亦自京來者稍近侵昵流注不去先生恐夜來投寢
遽撤其席向昏移寓他家云或云使之梳頭情若難制
而移寓此則恐非實傳先生乃當今人也人言不一如
此人言舉不必信也其曰登第誤身終身悔恨者正非
復古之意也科第豈是好事而誤身乎終身悔恨則
可至於榮品而不悔退耶此亦全仁之誤聞也其受維

魚者必在銓長之日也銓門如市無非苞苴事也固當
一切謝去若在無權之地朋友有寄髓滫寧可不受耶
若一切卻之則毋亦隘狹而非人清乎植之用蜃灰初
非辭石而取蜃適毋在金海而捐席海蛤是便燔取因
載大輦之船初聞油不過九斗同腹八人皆合取九斗
及其搗用不止此數常以僭分為終身之恨更啓他人
爭效之意若云詭異則非近情之說也索隱行恠方是
為詭喪用蜃灰何詭之有乎今之近海之人例用蛤灰
為取其易辦於窮家也且高山頂有螺蚌殼此是前天
地混沌時殼也其曰消盡者非也獨見華元葬其君蜃
灰石槨三年而葬君子譏之海傍蜃灰如沙土不日燔

成與古不同但以用油為未安已其與兵使同舟者復古恐聞之誤也胡越有時同舟監兵使同舟有何一寸所失耶當時植在山海亭黃江橫帶前面忽見大小艦十餘艘張樂鼓吹舟尾相接而知兵使迎新監司之行於江上云植只曰復古位望非微方正殿最於金海兵水使從前虔恭聚府鞠躬就拜而去方是道主之體而不虧紀律之事也前日未有是事今始生例也云云而已

策問題

問登歲無荒田治世無亂賊三苗有扈無非不治而逆命撥狁獯鬻雖遇賢君而為亂抑一陰一陽陰之類胚

胎於大化之中不能自己者歟方今 聖明在一治具畢張而島夷為亂非育之息有加而跳梁之禍無比無故而殺元帥懷詐而不主威請遷薺浦者知其不可而歷試朝意也請要三十印去者非欲必得而愚弄國家也鼓掌彈頰撫杖而瞋目曰必拔爾之項雖三尺童子猶知其恐動也堂堂大朝賢相良將肝食籌畫而惴惴焉莫知所對假以喪不議政當時獨無折衝之辭亦無備禦之策乎雖不若韓琦請斬元昊之使於都門之外豈宜玉帛之命旋加於亂賊耶抑有縮縮難制之勢固不以干羽之舞而備其衝突者歟由今觀之無一邊瓦解之事以古方之非二帝金巡之厄顧何所畏而暗

受巾幘之辱乎譯官傳命古之專對之任也倭人欲探
國家微意賂以物貨金銀犀珠磊落委積譯士分其所
賂於承傳內侍廟筭方劇於龍床而漏說已屬於蠻耳
內不能禁一介豎走而外能制百狡兇逆予於是國無
人矣賊入無人之境抑已晚矣侵凌困辱固其宜矣然
王赫斯怒稍加威靈則曰挑邊生事斬一譯史以厲機
事則曰莫若早辭順對若是則果無以對之之辭亦無
禦之之策歟願聞其畫

遊頭流錄

嘉靖戊午孟夏金晉州泓泓之李秀才公亮寅叔李高
靈希顏愚翁李清州損剛而洎余同遊頭流山山中貴

齒而不尚爵舉酌序坐以齒或時不然初十日愚翁自
草溪來我雷龍舍同宿○十一日飯我鷄伏堂登道舍
第桓隨之元生右釋曾為釋化俗為其慧悟而善謳召
與之行出門甫數十步有小兒前控曰追逋奴來也只
存此路下未捕愚翁遽揮丘史四五人左右匝之俄而
縛致馬頭果八箇男女遂策馬去共嘆曰偶然下手有
怨有德斯何造物所使耶吾復竊嘆曰愚翁袖手五十
年拳如誓末子縱未能收地於河湟千萬里猶得指揮
方略於呼吸之間可謂真大手矣相與折倒而去向夕
接晉州曹約泓之乘舟泗川遡蟾津入雙磎計也忽遇
李從事俊民於馬峴由湖南來覲其親其親則寅叔也

更聞泓之啣差去旋投寅叔第寅叔則吾姊夫也○十
三日大雨泓之致書留之益以厨傳○十三日泓之來
造殺牛張樂愚翁泓之俊民共爭的劇飲而罷○十四
日與寅叔共宿剛而第剛而為具剪刀緬醴酪齊河魚
膾白黃團子青丹油糕餅○十五日又與剛而共向塲
巖剛而庶弟栢從之先登古將軍李珣之快哉亭俄有
泓之仲氏涇與泓之子思誠繼至泓之尾至未幾泗州
守魯克粹以地主來見設小酌共登巨艦魯君致酒肴
攜具下舟還去鄭忠順瀆監會供億妓十輩箏笙鼓吹
皆列是日以 恭惠王后韓氏忌不作樂蔬食時有白
生唯良詣舟上謁同行是夜月明如晝銀波鏡磨天根

沃焦都在帆篷棹夫迭唱響翻蛟窟三星乍中東風微
起忽張帆撤棹艤舡而上舟子俄報已過昆陽地相與
枕藉或縱或橫泓之鋪毛席重衾幅負甚恢植初乞其
邊浸浸雄據推出泓之席外豈止吞墮夢境自不知吾
家已物奄為他人之有乎○十六日曙色微明迫到蟾
津攪睡間已失河東地云旭日初昇萬頃蒸紅兩岸蒼
山影倒波底簫鼓更奏歌吹迭作遙見雲山插出西北
十里間者是頭流外面也相與挑觀喜踴曰方丈三韓
外已是無多地矣瞥過岳陽縣江上有鍾岩者乃韓錄
事惟漢之舊庄也惟漢見麗氏將亂携妻子來極微為
大悲院錄事一夕遁去不知所之噫國家將亡焉有好

賢之事乎善善之好賢又不如葉子高之好龍無補於亂亡之勢忽呼酒引蒲重為鍾岩長息也向午泊舟陶灘留買殘吏戴蘇滑多來拜乃是岳陽花開縣吏也又有團領數人來拜乃泓之治內糾察勸農等官也江上山村高低連絡縱橫其畝雖今十存其一王化所及浸被窮谷可見昔時民物之盛也去陶灘一里有鄭先生汝昌故居先生乃天嶺之儒宗也學問淵篤吾道有緒挈妻子入山由內翰出守安陰縣為喬桐主所殺此去鍾岩十里地明哲之幸不幸豈非命耶泓之剛而先到石門是雙磎寺洞門也蒼崖兩開可丈餘崔學士致遠手寫四字題其右曰雙磎左口石門畫大如鹿脰刊入

石骨迄今已千年不知此後幾千年也西邊一溪崩崖轉石遙從百里來者乃神凝擬神洞水也東邊一溪漏雲穿山邈不知所從來者乃佛日青鶴洞水也寺在兩溪間是謂雙磎也十尺高碑龜趺屹立豎在寺門外數十步乃致遠碑也前有高樓扁題八詠樓後有碑殿重營未覆以瓦寺僧慧通慎旭餉以茶果雜以山蔬接以賓主之禮是夜初昏植忽嘔吐下瀉卻食仆卧愚翁護宿西廂室○十七日詰朝泓之來問疾忽聞全羅道魚瀾捷鳥倭艇來泊即撤行謀促食將返畧行危酌曾此湖南儒者金得李許繼趙壽期崔研先到俱邀於法堂酒一巡樂一闋遽別行色忽遽未暇說討北山移檄

事但於昨日舟中暫戲泓之束紫帶於腰此是繫縛卯
申之物却恐卯申縛出去也拍手 噓及是果然只恨
吾輩修行無力不能護一老友共坐支機石上泄吐蒲
腔塵土吸盡無限金華以作桑榆一半糧料也留妓鳳
月甕臺正娥之貴千吹笛千守餘皆放黜大雨終日不
已陰雲四合不知此外人間隔幾重雲水也及午湖南
郵吏以從事書夾到烟臺所報乃漕舡數隻益嘆泓之
骨相無分暫不許一打爛項也泓之猶修無量度戒酒
脯相望音書繼至六甲行厨之具盡付之姜國年使吾
輩都不知桂王之累國年州吏也是日剛而族生李應
亨來詣寺門及夕寅叔下注呻痛薄暮剛而卒痛曾腹

吐出數斗絞腸翻胃氣勢甚苦下注轉急投以蘇合元
不效又投清香油不效舊狎江娥之捧首護持向晨始
寤朝起邈然擡首曰去夜宵痛如不克濟吾雖死諸君
在吾寧死於婦人之手乎諸君慰解曰君亦劫漢貪生
之念常重故暫遇微疾忽愛其死也死生亦大豈應若
是其微耶○十八日因山路濕未得上佛日溪水漲未
得入神凝留在湖南巡邊使南致勤致酒食於寅叔為
從事之父也河進士宗岳奴青龍丁舍人李晦奴俱以
酒鱗來謁神凝持任允誼來見舍弟所騎馬病蝶川外
有人塵其名者付以調養夕與愚翁共宿後殿之西方
丈○十九日促食將入青鶴洞寅叔剛而俱以疾退回

知十分絕境非有十分真訣神明不受寅叔剛而曾昔
一入來者乃是夢也非真到也若比泓之則雖有間矣
亦是無後分事也老夫憶曾三度入來俗緣猶未盡除
方知八十衰翁無職秩憶曾三度風池來者則猶不讓
矣若比三入岳陽人不識者則未也是朝金君涇辭以
疾挾妓貴千徑去金君時年七十七登陟如飛初欲上
天王峯為人僮有若曾到梨園裡來者湖南四君白
李兩生同行址上猶巖緣木登棧而進右釋打腰鼓千
守吹長笛二妓隨焉在前隊諸君或先或後魚貫而進
在中隊姜國年膳夫僕夫運饋者數十人作後隊僧慎
旭向道而去間有一巨石刻有李彥操洪淵字狂岩亦

有刻柿隱兄弟字意者鏡諸不朽傳之億萬年乎大丈
夫名字當如青天白日太史書諸冊廣土銘諸口區區
入石於林莽之間猶狸之居求欲不朽邈不如飛鳥之
影後世果烏知何如鳥耶杜預之傳非以沉碑之故唯
有一段事業也十步一休十步九顧始到所謂佛日菴
者乃是青鶴洞也岩巒若懸空而下不可俯視東有翠
嶺撐突略不相讓者曰香爐峯西有蒼崖削出壁立萬
仞者曰毗盧峯青鶴兩三栖其岩隙有時飛出盤回上
天而下下有鶴淵黝暗無底左右上下絕壁環匝層層
又層倏回倏合翳蒼蒙鬱魚鳥亦不得往來不啻弱水
千里也風雷交闐地闔天開不晝不夜便不分水石不

知其中隱有仙僊巨靈長蛟短龜亘藏其宅萬古呵護
而使人不得近也或有好事者斷木為橋僅入初面剖
摸苔石則有三仙洞三字亦不知何年代也愚翁與舍
弟及元生諸子緣木而下徘徊俯瞰而上年少髽脚者
皆登香爐峯還聚佛日方丈喫水飯出坐寺門外松樹
下亂酌無算并奏歌吹雷鼓萬面響裂岩巒東面瀑下
飛出百仞注為鶴潭顧謂愚翁曰如水臨萬仞之壑要
下即下更無疑顧之在前此其是也翁曰諾神氣颯爽
不可久留旋登後崗歷探地藏菴牧丹盛開一乃如一
斗猩紅從此直下一趨數里方得一憩纔熟羊腓便到
雙溪初登上面一步更難一步及趨下面徒自舉足而

身自流下豈非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者乎寅叔剛而登
八詠樓以迎夕與寅叔愚翁更宿後殿之東方丈○二
十日八神凝寺寺在雙溪十里許間有殘店數家到寺
門前百步許七佛溪上下馬列坐溪水險隘皆卸馬背
負而渡住持玉崙持任允誼來迎到寺未暇入門徑趨
前溪盤石列坐其上獨推坐寅叔剛而於最高石頭曰
君等雖至於顛沛毋失此地若置身下流則不得上矣
笑曰請毋失此坐新雨水肥激石噴碎或似萬斛明珠
競瀉吐納或似千閃驚雷杳作噫吼恍如銀河橫截衆
星錯落更訝瑤池燕罷綺席縱橫黝黝成潭龍蛇之隱
鱗者深不可窺也頭頭出石牛馬之露形者錯不可數

也瞿塘峽口方可以喻其變化出沒真是化工老手戲劇
無藏處也相與睚眦褫魄欲哦一句不得一響歌吹衆
聲僅如大瓮中細腰之鳴不能成聲祇為溪神之玩而
已寺僧為具酒果盤盞以勞之吾亦以行中酒果交酬
送作據石蹈舞盡歡而罷植強吟一絕水吐伊祈壁山
濃青帝顏謙誇無已甚聊與對君看夕宿西僧堂夜卧
默誦又以警人曰入名山者誰不洗濯其心肯自謂曰
小人乎畢竟君子為君子小人為小人可見一曝之無
益也○二十一日大雨彌日不已金思誠忽辭去冒雨
強出白生惟良同出三妓與樂工并令偕出等與湖南
諸君晝日坐沙門樓觀漲○二十二日朝雨暮晴溪水

沒石內外不通有似白登之困人口無慮四十餘恐耕
地乏空勘會橐箴減饋平日之半唯酒無量或餘數十
壺諸君皆不喜飲故也聞有湖南士人奇大升葦十一
人亦阻雨登上峯未下云雙碛神疑兩寺皆在頭流心
腹碧嶺挿天白雲鎖門疑若人烟罕到而猶不廢公家
之役羸糧聚徒去來相續皆至散去寺僧乞簡於州牧
以舒一分等憐其無告裁簡與之山僧如此村氓可知
矣政煩賦重民卒流亡父子不相保朝家方是軫念而
吾輩自在背處優游暇豫豈是真樂耶寅叔請題硯紙
一句植寫曰高浪雷霆闔神峯日月磨高談與神宇所
得果如何劄而繼寫溪湧千層雪林開萬丈青汪洋神

南華真經卷之二十一 七十五
用活卓立儼儀刑○二十三日朝欲出山王崙飯送之
頭流大小伽藍不知其幾獨神漿水石為晁昔與成仲
慮自上峯來尋近三十載後與河仲礪全夏來栖又出
二十載二君皆已仙去於今獨來有若曾到河漢間茫
然不知何日泛查來也法官佛榻插起龍蛇牧丹間以
奇花外面舉牖亦插桃菊花牡丹五彩交輝眩曜人目
皆是東土禪宮所未有也寺去求禮縣津頭二十里去
雙磯十里去沙惠菴十里去七佛十里去上峯一日道
也出到七佛溪上王崙允誼架木為橋橫截溪面皆得
穩步徐渡沿溪下到雙磯越邊慧通慎旭涉水來送之
健僧數人同來護涉又下六七里下馬欲濟前日菴馬

者及村夫數人烹雞燒酒來饋之岳陽吏編竹為橋皆
得擔渡溪水險惡白石粼粼一行僕隸亦無一人顛蹶
者可謂利涉矣誰不欲利涉猶時有利不利抑命耶渡
溪未十里許青龍與其壻挈壺來盤排魚肉一似都市
中物也龍妻水金舊居京師為有通門之恩來見寅叔
剛而衆皆調戲之乘舟喫午飯下泊岳陽縣前入宿縣
倉剛而往見族叔母於縣東數里許○二十四日是燕
白粥登東嶺嶺曰三呵息峴嶺高橫天登者數步三呵
息故名之頭流元氣到此百里來偃蹇而猶未肯小下
者也愚翁乘剛而馬獨鳴鞭先登立馬第一峯頭下馬
據石而揮扇衆皆寸寸而進入馬汗出如雨良久乃至

植忽面折愚翁曰君憑所乘之勢知進而不知止能使
他日趨義必居人先不亦善乎翁謝曰吾已料君應有
峭說吾果知罪剛而顧視頭流陰雲掩翳不知所在乃
嘆曰山莫大於頭流近在一望之中衆人瞪目而視之
猶不得見况賢不能大於頭流近不能接於目前明不
能察於衆見者乎相與四顧流觀東南面蒼翠最高者
南海之殿也正東之彌漫蟠伏波浪相似者河東昆陽
之山也又東之隱隱萬天如黑雲者泗川之卧龍山也
其間如血脉之交貫錯綜者江河海浦之經絡去來者
也山河之固不啻魏國之寶臨萬頃之海據百雉之城
猶為島夷小醜重困蒼生寧不為縶絆之憂乎晚到橫

浦驛饑甚啗寅叔行箱中果子乾雉飲秋露一勺午到
頭理峴下馬憇樹下渴甚人各飲冷泉數瓢下忽有芒
鞋襦直領人下馬翩翩而過見剛而輒坐問其所之乃
光陽校官也有雉雉噤噤而鳴李相挾弓飲箬邏統之
雉忽飛去衆皆笑之方在雲水中非雲水則不入眼纔
到下界所見無他廣文之過山鷄之飛猶足以掛眼所
見如何不養乎夕到旌樹驛館前豎有鄭氏旌門鄭氏
趙承宣之瑞之妻文忠公鄭夢周之玄孫承宣義人也
高風所擊隔壁寒慄知燕山不克負荷退居十餘年猶
不得免夫人沒為城朝乳抱兩兒背負神主不廢朝夕
祭節義變成今亦有焉者來高山大川非無所得而比

韓鄭趙三君子於高山大川更於十層峯頭冠一玉也
千頃水西生一月也海山三百里獲見三君子之跡於
一日之間看水看山看人看世山中十日好懷翻成一
不好懷後之秉釣者來此一路不知何以為心耶且
看山中題名於石者多三君子不曾入石而將必名流
萬古曷若以萬古為石乎泓之又令饗人致饌於驛已
四五日矣李生負乙枝曹秀才元佑來見及昏乙枝嚴
君以酒來趙光珣亦來夜就郵店一室僅如斗大佞倭
而入房不展脚壁不蔽風方初拂然如不自容既而四
人抵頂交枕甘寢度夜可見習狃之性俄頃而便趨於
下也前一人也後一人也前入青鶴同苔登閣風猶以

為不足又入神凝洞方似上瑤池猶以為不足又欲跨
漢入青霄控鶴沖空便不欲下就塵寰後之屈身於坏
螻之間又將甘分然雖是素位而安可見所養之不可
不高所處之不可小下也亦見為善由有習也為惡由
有狃也向上猶是人也趨下亦猶是人也只在一舉足
之間而已○二十五日為朝飯于驛館者各欲散去黯
然疚懷暫許少頃留連也寅叔居漢城剛而歸泗川愚
翁歸草溪植居嘉樹泓之居三山行年五十六近七
十各在數百里五百里近千里他日盍簪正似難期寧
不慨然惜別乎剛而酌酒持蒲曰此別寧有說乎擊目
忘言果有是也衆皆忘言遽上馬去到七松亭登上高

臺舟渡多會灘寅叔松江而下剛而更到一里而別吾
與愚翁踽踽而來茫然已失之矣夕宿雷龍舍又別愚
翁弦矢初分落落晨星當此沉懷正似春女然諸君以
余頻入頭流因知山間事者也令余記之余嘗往來茲
山曾入德山洞者三入青鶴神凝洞者三入龍遊洞者
三入白雲洞者一入獐項洞者一豈直為貪山貪水而
往來不憚煩也百年齋計唯欲借得華山一半以作終
老之地已事與心違知不得住徘徊慮涕淚而出如
是者十矣於今覲繫田舍任一行屍此行又是難再之
行寧不悒悒嘗有詩曰頭流十破死牛脇嘉樹三巢寒
鵲居又曰全身百計都為謬方丈於今已背盟諸君皆

是失路之人何但僕拙拙無所歸耶祇為沈醜者先道
之為副封焉南冥曹植捷仲記

書景賢錄後

○先生相與執友同棲鷄初鳴共坐數息他人繞過一
炊皆失獨先生歷歷枚數向明不失此事親聞於李相
長坤

○先生為部叅奉時鬼服百戲一依上旨所指後生以
其苟從合汚為嫌先生當時乍知名重不欲自別於庸
人非大賢以上固不及此矣

○先生始號為養翁曰雖逢八雨外濕而內不濡既而
改之曰為名以露非渾然處世之道也觀此兩事則先

生德器謹厚出於天性人禍所不及者而終不免者天也

○先生為佐郎時馳見辛進士永禧氏曰今日吾當絕君觀今士氣且類東漢之末朝夕禍起如我則禍已迫矣進退無及矣請君遠遯鄉曲不者吾即相絕肯聽我言否辛公忽引去斜山下號安亭安亭嘗與南孝溫洪裕孫輩結為竹林羽士文章行義為一時領袖搢紳東南行過者無不禮於其門觀此則先生非不知時事幾微豈是不能見幾於未形者也

○先生之貳於佔畢齋亦不得無議於他曰此實先生不得不貳之上也

○先生於秋江病革之時往問之拒不相見先生與一友生排戶直入秋江面壁而卧終無一語與談秋江曾與先生相絕故也秋江相絕亦知為何事也獨計先生何嘗有失於名教者乎恐秋江見高已知士禍熾發曾欲絕交息遊者耶先生欲絕安亭秋江已絕先生時事艱危有非哲人所不能免者耶

○李長吉非有別人也一時名類殆未易敵此當時稱子賀希剛共生一家俱是問氣所會子賀文章三倍甲科當時有一好事者觀之曰兩君皆為當國之器子賀宜出而為將希剛當入而為相子賀喜曰諾因決武舉及後狼戾無狀人爭嚼罵

秋江論寒暄門人茂才篤行如其師者有李長吉云

南冥先生文集卷之二

